

論說

前說豫告本以新民說第五第六兩節連載
本號今限於篇幅僅能載其一節讀者諒之

新民說三

中國之新民

第五節 論公德

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羣之所以為羣。國家之所以為國。賴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羣之動物也。此西儒亞里士多德之言人而不羣。禽獸奚擇。而非徒空言高論曰羣之羣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貫注而聯絡之。然後羣之實功舉。若此者謂之公德。

道德之本體一而已。但其發表於外。則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羣者。謂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無私德則不能立。合無量數卑污虛偽殘忍愚懦之人。無以為國也。無公德則不能團。雖有無量數束身自好廉謹良愿之人。仍無以為國也。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於私德。而公德殆闕如。試觀論語孟子諸書。吾國民之木鐸。而道德所從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

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如皋陶謨之九德。洪範之三德。論語所謂溫良恭儉讓。所謂克己復禮。所謂忠信篤敬。所謂寡尤寡悔。所謂剛毅木訥。所謂知命知言。大學所謂知止慎獨。戒欺求慊。中庸所謂好學力行知恥。所謂戒慎恐懼。所謂致曲。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所謂反身強恕。凡此之類。關於私德者。發揮幾無餘蘊。於養成私人私人者對於公人而言。謂一箇人不與他人交涉之時也。之資格。庶乎備矣。雖然。僅有私人之資格。遂足為完全人格乎。是固不能。今試以中國舊倫理與泰西新倫理相比較。舊倫理之分類。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新倫理之分類。曰家族倫理曰社會倫理即人倫曰國家倫理。舊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於一私人之事也。一私人之獨善其身。固屬於私德之範圍。即一私人與他私人交涉之道義。仍屬於私德之範圍也。此可以法律上公法私法之範圍證明之。新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於一團體之事也。以新倫理之分類。歸納舊倫理。則關於家族倫理者三。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關於社會倫理者一。朋友也。關於國家倫理者一。君臣也。然朋友一倫。決不足以盡社會倫理。君臣一倫。尤不足以盡國家倫理。何也。凡人對於社會之義務。決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絕跡不與人交者。仍於社會上有不可不盡之責任。至國家者。尤非君臣所能專有。若僅言君臣之義。則使以禮事以忠。全屬兩箇私人感恩効力之事耳。於大體無關也。將所謂逸民不事王侯者。豈不在此倫範圍之外乎。夫人必備此三倫之義務。然後人格乃成。若中國之五倫。則惟於家族倫理。稍為完整。至社會國家倫理。不備數多。此缺憾之必當補者也。皆由重私德輕公德所生之結果也。夫一私人之所以自處。與一私人之對於他私人。其間必貴有道德者存。此奚待言。雖然。此道德之一部分。

而非其全體也。全體者，合公而兼善之者也。

私德、公德本並行不悖者也。然提倡之者，既有所偏，其末流或遂至相妨。若微生啟譏孔子以爲佞，公孫丑疑孟子以好辨，此外道淺學之徒，其不知公德，不待言矣。而大聖達哲，亦往往不免。吾今固不欲據拾古人片言隻語，有爲而發者，擬之以相詬病，要之吾中國數千年來，束身寡過主義，實爲德育之中心點。範圍既日縮日小，其間有言論行事，出此範圍外，欲爲本羣、本國之公利公益，有所盡力者，彼曲士賤儒，動輒援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等偏義以非笑之，擠排之，謬種流傳，習非勝是，而國民益不復知公德爲何物。今夫人之生息於一羣也，安享其本羣之權利，即有當盡於其本羣之義務，苟不爾者，則直爲羣之蠹而已。彼持束身寡過主義者，以爲吾雖無益於羣，亦無害於羣，庸詎知無益之即爲害乎？何則？羣有以益我而我無以益羣，是我適羣之負而不償也。夫一私人與他私人交涉，而適其所應償之負於私德，必爲罪矣。謂其害之將及于他人也，而適群負者，乃反得冒善人之名，何也使一群之人皆相率而適焉，彼一群之血本能有幾何，而此無窮之債，客日夜蠹蝕之而瓜分之，有消耗無增補，何可長也。然則

其群必爲適良者所拽倒與私人之受累者同一結果此理勢之所必然矣今吾中國所以日即衰落者豈有他哉東身寡過之善士太多享權利而不盡義務人人視其所負於群者如無有焉人雖多曾不能爲群之利而反爲群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

父母之於子也。生之育之。保之教之。故爲子者有報父母恩之義務。人人盡此義務。則子愈多者。父母愈順。家族愈昌。反是則爲家之索矣。故子而適父母之負者。謂之不孝。此私德上第一大義。盡人能知者也。群之於人也。國家之於國民也。其恩與父母同。蓋無群無國。則吾性命財產無所託。智慧能力無所附。而此身將不可以一日立於天地。故報群報國之義務。有血氣者所同具也。苟放棄此責任者。無論其私德上爲善人。爲惡人。而皆爲群與國之螫賊。譬諸家有十子。或披剃出家。或博奕飲酒。雖一則求道。一則無賴。其善惡之性質迥殊。要之不顧父母之養。爲名教罪人。則一也。明乎此義。則凡獨善其身。以自足者。實與不孝同科。案公德以審判之。雖謂其對於本群而犯大逆不道之罪。亦不爲過。

某說部寓言。有官吏死而冥王案其罪者。其魂曰。吾無罪。吾作官甚廉。冥王曰。立木

偶於庭。並水不飲。不更勝君乎。於廉之外一無所聞。是即君之罪也。遂炮烙之。欲以束身寡過為獨一無二之善德者。不自知其已陷於此律而不容赦也。近世官箴。最膾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夫清慎勤。豈非私德之高尚者耶。雖然。彼官吏者。受一羣之委託而治事者也。既有本身對於羣之義務。復有對於委託者之義務。曾是清慎勤三字。遂足以塞此兩重責任乎。此皆由知有私德。不知有公德。故政治之不進。國華之日替。皆此之由。彼官吏之立於公人地位者。且然而民間一私人。更無論也。我國民中無一人視國事如己事者。皆公德之大義。未有發明故也。

且論者亦知道德所由起乎。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故因其群文野之差等。而其所適宜之道德。亦往往不同。而要之以能固其群。善其群。進其群者為歸。夫英國憲法。以侵犯君主者為大逆不道。各君主國皆然法國憲法。以謀立君主者為大逆不道。美國憲法。乃至以妄立貴爵名號者為大逆不道。凡違憲者皆大逆不道也其道德之外形相反如此。至其精神則一也。一者何。曰為一羣之公益而已。乃至古代野蠻之人。或以婦女公有為道德。

婦女為一羣中之男子所公有物。無婚姻之制也。古代斯巴達。尚不脫此風。或以奴隸非人為道德。視奴隸不以人類。古賢柏拉圖阿里士多德。皆不以為非。南北美戰爭以

前。歐美人均不以此事為惡德也。而今世哲學家猶不能謂其非道德。蓋以彼當時之情狀。所以利群者。

惟此為宜也。然則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苟反於此精神。雖至善。

者。時或變為至惡矣。如自由之制。在今日為至美。然移之於野蠻未開之羣。則為至惡。專制之治。在古代為至美。然移之于文明開化之羣。則為至惡。是其例證也。是故。

公德者。諸德之源也。有益於群者為善。無益於群者為惡。無益而有害者為大惡。無害亦無益者為小惡。此理放諸。

四海而準。俟諸百世而不惑者。至其道德之外形。則隨其羣之進步。以為比例。差群。

之文野不同。則其所以為利益者不同。而其所以為道德者亦自不同。德也者。非一成。

而不變者也。吾此言頗駭俗。但所言者德之條理。非德之本原。其本原固亘萬古而無變者也。諸者幸勿誤會。本原惟何。亦曰利群而已。非數千年前之古人。

所能立一定格式。以範圍天下萬世者也。私德之條目變遷較少。公德之條目變遷尤多。然則吾輩生於此群。生

於此群之今日。宜縱觀宇內之大勢。靜察吾族之所宜。而發明一種新道德。以求所以。

固吾群。善吾群。進吾群之道。未可以前王先哲所罕言者。遂以自畫。而不敢進也。知有。

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今世士夫談維新者。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此由學界之奴性未去。愛群愛國愛真理之心未誠也。豈以為道德者。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自無始以來。不增不減。先聖昔賢。盡揭其奧。以詔後人。安有所謂新焉。

奮焉者。殊不知道德之為物。由於天然者半。由於人事者亦半。有發達。有進步。一循天演之大例。前哲不生於今日。安能制定悉合今日之道德。使孔孟復起。其不能不有所損益也亦明矣。今日正當過渡時代。青黃不接。前哲深微之義。或湮沒而未彰。而流俗相傳簡單之道德。勢不足以範圍今後之人心。且將

代。青黃不接。前哲深微之義。或湮沒而未彰。而流俗相傳簡單之道德。勢不足以範圍今後之人心。且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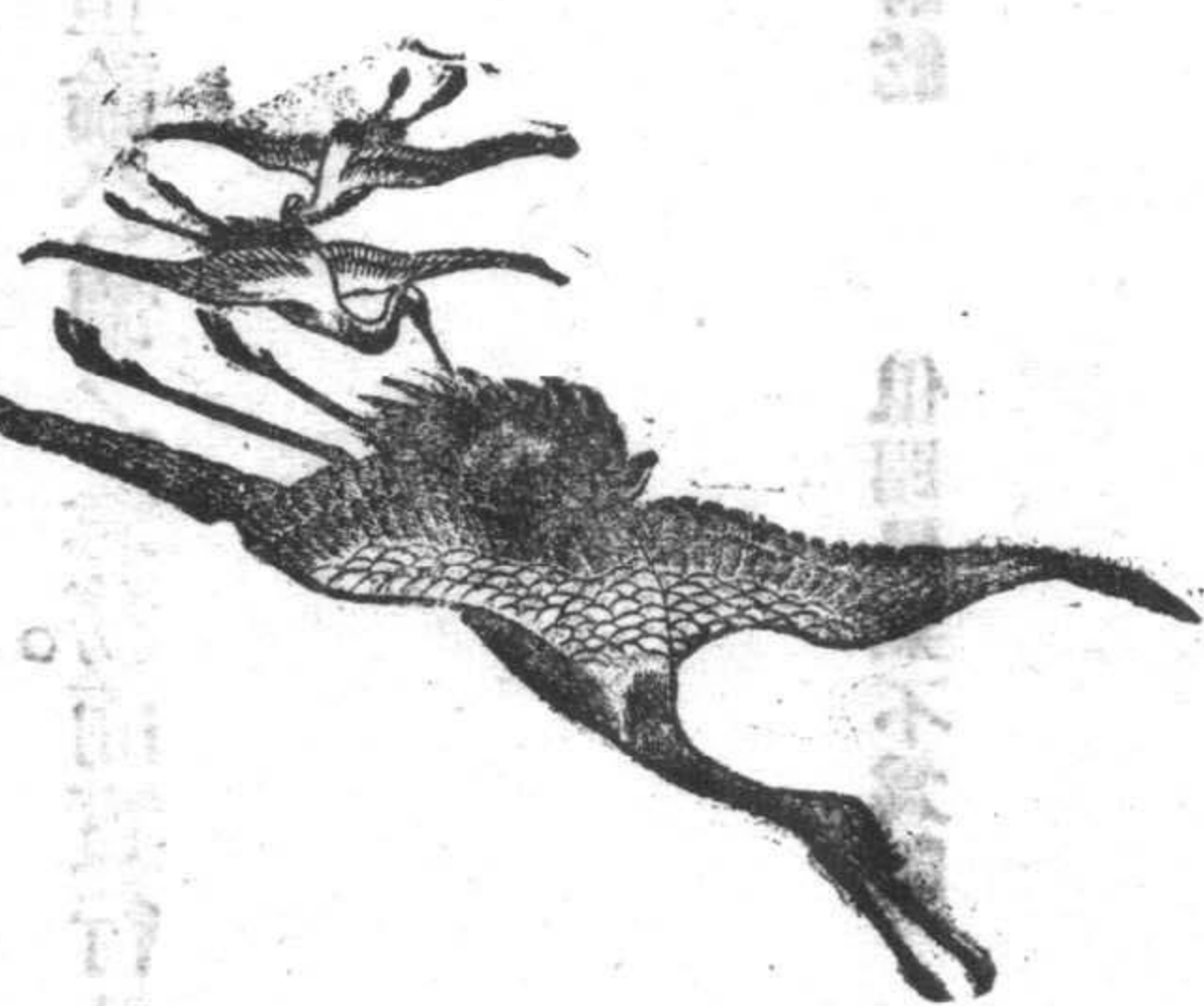
有厭其陳腐。而一切吐棄之者。吐棄陳腐。猶可言也。若並道德而吐棄。則橫流之禍。曷其有極。今此禍已見端矣。老師宿儒。或愛之。幼幼焉欲持宋元之餘論以遏其流。豈知優勝劣敗。固無可逃。捧坏土以塞孟津。沃杯水以救薪火。雖竭吾才。豈有當焉。苟不及今急急斟酌古今中外。發明一種新道德者而提倡之。吾恐今後智育愈盛。則德育愈衰。泰西物質文明盡輸入中國。而四萬萬人。且相率而為禽獸也。嗚呼。道德革命之論。吾知必為舉國之所詬病。顧吾特恨吾才之不逮耳。若夫與一世之流俗人挑戰決鬥。吾所不懼。吾所不辭。世有以熱誠之心愛群愛國愛真理者乎。吾願為之執鞭。以研究此問題也。

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萬千條理。即由是生焉。本論以後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為綱。以一貫之者也。故本節但論公德之急務。而實行此公德之方法。則別著於下方。

一學平生無虧

但聞風氣不為

公認之大目的。然亦非謂。而真于。對。性。取。由。以。主。主。主。本。論。以。為。各。十。日。節。皆。可。



此種不詳無稽

此種不詳無稽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以明人類亦從下等動物漸次進化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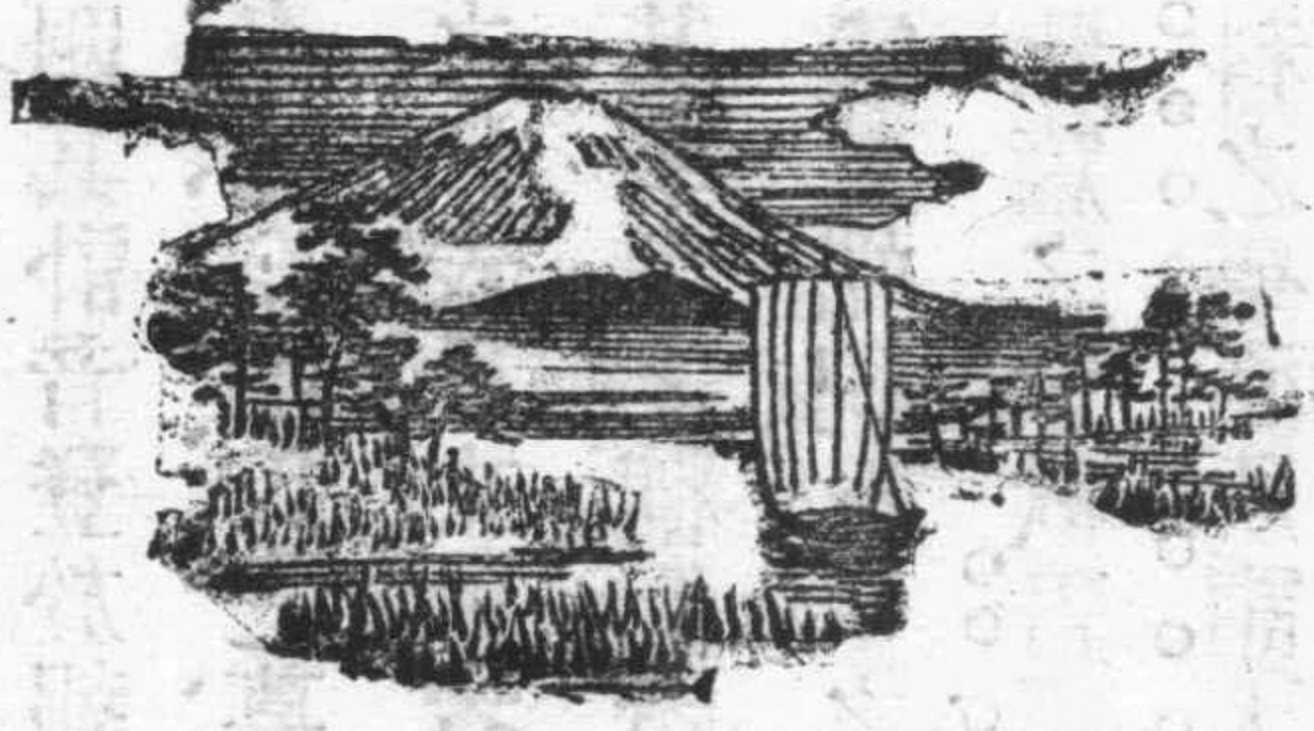
達爾文自種源論出版以後。猶日日蒐集研究。至老不衰。其後陸續著行之書二十餘種。以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光緒八年卒。年七十有四。其訃音登於報紙中。知與不知。莫不嗟悼。卒由國會決議。以國葬之禮。歸其遺魄於名儒奈端氏之墓。傍俄美德法意大利西班牙各國。皆派員會葬。諸國之大學。諸學會之代表員。來會者千數云。

達爾文之著書二十七種。不下千數百萬言。其學理之精深。證據之繁博。今世無量數之鴻儒碩學。竭畢生之力以研究之。尙不能盡其端倪。況余之新學小生。欲以區區數葉之論文。揭其綱領。烏能有當。但今所以草此篇之意。欲吾國民知進世思想變遷之根由。又知此種學術不能但視爲博物家一科之學。而所謂天然淘汰優勝劣敗之理。實普行於一切邦國。種族宗教學術人事之中。無大無小。而一皆爲此天演大例之所範圍。不優則劣。不存則亡。其機間不容髮。凡含生負氣之倫。皆不可不駭。兢。惕。厲。而。求。所以適存於今日之道云爾。

達爾文新說之出於世也。耶穌教徒。視之如讐。如數百年前反對地動說之故事。出全

力以抗之。蓋以其論與舊約創世記所謂上帝以七日造成人物之說不相容也。雖然
 真理者最後之戰勝彼等至今已如反舌之無聲矣。

（此處為極淡之印刷文字，內容難以辨認，疑似為正文之重印或殘留字跡。）



時局

論民族競爭之大勢

(續第二號)

中國之新民

其三。俄羅斯之帝國主義。由來最久。其初起也。雖緣君主之野心。其大成也。實緣民族之暗潮。其外形。雖爲侵略之蠻行。其內相。實由膨脹之實力。試細論之。俄國之發達。可分爲三段。第一段。君士但丁奴不也。第二段。阿富汗斯坦也。第三段。支那也。俄人之欲建大帝國也。起於突厥未據君堡。

即君士但丁奴不之省稱下仿此

以前第十世紀時。烏拉秩

米第一受洗於君堡。娶東羅馬帝之女。實爲俄人與君堡交涉之始。其後爲蒙古所侵害。雄圖一挫。至十五世紀後半。伊凡第三又娶羅馬帝之姪。始稱尊號曰沙皇。用東羅馬雙鷲徽章。隱然以承襲羅馬帝統自命。然彼時突厥之勢正強。君堡遂爲所陷。一四五俄人志不得逞。至十六世紀。伊凡第四益鞏勢力於墨斯科。俄舊都號爲第三羅馬。遂越烏拉山。進入鮮卑。即西伯利亞實大彼得以前百年間事也。十七世紀之下半。彼得即位。銳意侵略。但其手段。雖在侵略。其用志。全在平和。以開化國民爲最大之目的。彼不

徒變俄國之兵制。與俄國之海軍而已。以萬乘之尊。親赴荷蘭。雜伍傭作。學種種文明技術。傳之於本國。大彼得之主義方針。即俄國二百年來之主義方針也。大彼得之品性。本在半文半野之間。俄國指人格之俄國亦然。雖然。彼常以平和爲競爭之手段。以開發內國爲對外競爭之本原。其欲出君堡也。欲出極東之遼東半島也。皆繼大彼得之遺志。藉此以開化歐俄俄地之在歐洲者及鮮卑也。大彼得常言。吾之所欲者。非陸而海也。故既突進於波羅的海。復略格里迷亞。汲汲然欲出於黑海。其目的實在繁殖內地。而以君堡爲世界商務之中心點也。

抑俄國之漲進。不在工商業。而在農業。俄人土著之民也。非有地面。則不能揮其勢力。其工業近年雖大發達。出入口皆頗增加。雖然。大率益假手於外國人。而其本國所營者至有限也。俄人雖取保護稅政策。排斥外國商品。然其國內新工業仍不能起。惟舊式產業愈益繁昌耳。然則俄國之帝國主義。必非如外國之欲求市場於他地也。彼雖求得市場。而亦無製造品以充物之利用之也。故俄人之經略世界。不用飛越遠攬之法。而用就近蠶食之法。無以譬之。譬諸火山。其噴口愈衝愈力。鎔石之汁。蔓延四方。而

不知所終極者。俄國之情狀也。

俄人有一種貴族。在其國中。最有勢力。所謂軍中門閥是也。彼等素懷野心。欲行侵略主義於亞細亞。其政府之政策。大率爲此輩所鞭策。而進取之方針益強。此輩大率謀略優長。手段活潑。且與國同休戚。一國之實權。皆在其手。彼其數世紀以前。蠶食中亞、細亞及土耳其也。皆非由政府之命令。不過軍人功名心盛。毅然以一身負責任。征服土民。移植俄族。先以一人之資格。剗此大業。然後政府以政略隨其後耳。近世黑龍江畔之侵略。亦由謨拉威夫等私人之事業。以爲之前驅。然則謂俄人帝國主義。全由君主之雄心而發者。尙非能知其真相也。彼其民族膨脹之力。有非偶然者也。英人之滅印度也。

亦由一公司以私人之資格。筭路盡樓以啓山林。百戰功成。主權斯得。然後以奉諸政府。其事與俄人在中亞細亞在黑龍江畔所行者正同一轍。但英國商國也。故商人開之。俄國軍國也。故軍人開之。其起於私人一也。其爲民族主義一也。即我中國亦有之矣。星加坡檳榔嶼之地。皆由廣東嘉應州葉姓者一族。與土蠻力戰三次。前後且十餘年。乃開闢之者也。顧彼則一私人創之。而政府爲其後援。故大業克成。而同族皆受其益。我則有私人而無政府。故葉族既開星檳。不能自治。不得不拱手以讓諸英人。嗚呼。我民族非劣於他國。而有壓之使不得漲進者焉。此可爲浩歎也。

由此觀之。俄人之帝國主義。其主動力有三。一曰君主之雄圖。二曰民族之漲性。與前大人口之漸增。三曰軍人之野心。合此三者。並爲一途。此必非如暴風疾雨。可以崇朝而息者。

也。要而論之。則俄羅斯者。實代表斯拉夫民族之特性者也。斯拉夫爲世界各民族中。後起之秀。其前途泱泱如春潮。勃勃如坼甲。隱然有蹴踏拉丁。凌駕條頓之勢。當今勢力之最可怖者。孰有過於俄者乎。

俄人於所征服之地。其馭之最。有方厚。遇其酋長。授以官位。結其歡心。寬待其土民。多興工業。使食其利。因其性不易。俗隨其教。不易其宜。務使之知俄族之可親。以生其喁喁向內之心。故當其侵略之始。恒用絕大蠻力。當頭一棒。使畏俄國之威。其既得之後。則用噢咻煦嫗。寬大羈縻。使懷俄國之德。故俄人在亞洲。所得屬地。能使其土民。忽與俄同化。固由俄族本爲半歐半亞之種。與亞人易於混同。亦由其深察亞人之性質。習慣。得其道。以馭之也。以視英人德人等之自尊大。自表異。而屢憎於人者。其手段之強弱優劣。殆相去萬萬也。故歐人謂俄國爲殖民事業成功最多之國。非虛言也。

其四。美利堅。距今二百年前。歐人有以愛平等。愛自由。愛進步。愛活動爲目的者。相率而遷於新世界。歐人常稱西半球爲新世界其子孫日漸滋殖。日漸漲進。一戰而建造獨立自治之

國家者。華盛頓時代也。再戰而實行平等博愛之理想者。林肯時代也。三戰而掌握世

界平準。日本所謂經濟今擬易以此二字之大權者。麥堅尼時代也。美國之地理之人民之歷史皆有其不得不然之結果。昔以農業國得名者。此後二十世紀中忽變為工業國商業國。質而言之。則美國者實將來平準界中獨一無二之大帝國也。

麥堅尼之帝國主義非麥堅尼一人所能為也。美國民族之大勢有使之不得不然者也。平準學大家波流氏曰：「美國昔以其食品苦我歐洲之農業界者。今其製造品且將以滔天洪水之勢淹沒我歐之產業。使無餘地矣。」蓋美人商業進此之速實為古來所未有。一八九九年與一九〇〇年比較。一年之中其出口貨之增實四萬萬零六百萬圓。其製鐵事業之壯大。是以寒歐工之胆。自近世托辣士托各公司聯合資本之義之制行。平

準界之組織一變。世界之貨幣盡吸集於美國。紐約芝加哥諸大市遂為全地球金融。謂金銀行情也。日本人譯此兩字今未有以易之之中心點。而平準大權竟由歐而移于美。今日對美政策實全歐公共之最大問題也。又不惟歐洲而已。其在東方美國之物品亦日增月盛。入中國者。入滿洲者。入西伯利者。入日本者。其率皆驟進。如煤油烟草之在日本。開礦機器鐵路材料等之在滿洲。其尤著者也。彼其勢力之在東西兩洋者如此。兩洋之人驚駭之而

妒嫉之者又如彼。然則美國人之自視果何如。昔猶未能自知其力之如此雄且鉅也。今則其國民之多數。皆以財界牛耳自任。元老院議員洛知氏嘗言。「吾美今與歐洲商戰。方始交綏。諸國出死力以敵我。吾之準備。一刻不容稍懈。非使全世界各國之民皆服從於我國財力之下。則不可止也。」云云。雖其言不無太過。然亦可以見美人之意嚮焉矣。

(未完)



政治

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

中國之新民

天下未有無人民而可稱之為國家者。亦未有無政府而可稱之為國家者。政府與人民皆構造國家之要具也。故謂政府為人民所有也不可。謂人民為政府所有也尤不可。蓋政府人民之上別有所謂人格人格之義 屢見前冊之國家者。以國之統之國家。長一長高之主。而政府人民皆生息於其下者也。重視人民者謂國家不違人民之結集體。國家之主權即在箇人謂一箇人也。其說之極端使人民之權無限其弊也。陷於無政黨率國民而復歸於野蠻重視政府者謂政府者國家之代表也。活用國家之意志而使現諸實者也。故國家之主權即在政府。其說之極端使政府之權無限其弊也。陷於專制主義。因國民永不得進於文明。故欲構成一完全至善之國家。必以明政府人民之權限為第一義。

因人民之權無限以害及國家者。泰西近世間或有之。如十八世紀末德國革命之初

期是也。雖然，此其事甚罕見。而縱觀數千年之史乘，大率由政府濫用權限，侵越其民，以致衰致亂者，殆十而八九焉。若中國又其尤甚者也。故本論之宗旨，以政府對人民之權限為主眼，以人民對政府之權限為附庸。

政府之所以成立，其原理何在？曰：在民約。民約之義，法國領袖盧梭倡之，近謂每談其誤，但謂此義為反於國家起源之歷史，則可謂其謬於國

家成立之原理則不可。雖人非羣，則不能使內界發達，人非羣，則不能與外界競爭。故一

面為獨立，自營之箇人，一面為通力合作之羣體。或言由獨立自營，進為通力合作，此其於論理上有缺點，蓋人者能群之動物，自

初即有群性，非待群成立之後而始通合也。既通合之後，仍常有獨立自營者存，其獨性不消滅也。故隨獨隨群，即群即獨，人之所以貴於萬物也。此天演之公例，不得不

然者也。既為羣矣，則一羣之務，不可不共任其責，固也。雖然，人人皆費其時力於羣，務則其自營之道，必有所不及，民乃相語曰：吾方為農，吾方為工，吾方為商，吾方為學，無暇日，無餘力，以治羣事也。吾無資於吾羣，中公選若干人，而一以託之焉。斯則政府之義也。政府者，代民以任羣治者也。故欲求政府所當盡之義務，與其所應待之權利，皆不可不以此原理為斷。

然則政府之正鵠何在？曰：在公益。公益之道不一，要以能發達於內界而競爭於外。

界爲歸。故事有一人之力所不能爲者，則政府任之。有一人之舉動妨及他人者，則政府彈壓之。政府之義務雖千端萬緒，要可括以兩言。一曰：助人民自營力所不逮。二曰：防人民自由權之被侵而已。率由是而綱維是，此政府之所以可貴也。苟不爾爾，則有政府如無政府。又其甚者，非惟不能助民自營力而反窒之，非惟不能保民自由權而反自侵之。則有政府或不如其無政府。數千年來，民生之所以多艱，而政府所以不能與天地長久者，皆此之由。

政府之正鵠不變者也。至其權限，則隨民族文野之差而變。變而務適合於其時之正鵠。譬諸父兄之於子弟，以導之使成完人爲正鵠。當其孩幼也，父兄之權限極大。一言一動，一飲一食，皆干涉之。蓋非是，則不能使之成長也。子弟之智德才力，隨年而加，則父兄之干涉範圍隨年而減。使當弱冠強仕之年，而父母猶待以乳哺孩抱時之資格，一干涉之，則於其子弟成立之前途，必有大害。夫人而知矣。國民亦然。當人群幼稚時代，其民之力未能自營，非有以督之，則散漫無紀，而利用厚生之道不興也。其民之德未能自治，非有以箝之，則互相侵越而欺凌殺奪之禍無窮也。當其時也，政府之權

限不可不强且大。及其由撥亂而進升平也。民既能自營矣。自治矣。而猶欲以野蠻時代政府之權以待之。則其俗強武者。必將憤激思亂。使政府岌岌不可終日。其俗柔懦者。必將消縮萎靡。毫無生氣。而他群且乘之而權其權地。其地奴其民。而政府亦隨以成灰燼。故政府之權限與人民之進化成反比例。此日張則彼日縮。而其縮之乃正所以張之也。何也。政府依人民之富以爲富。依人民之強以爲強。依人民之利以爲利。依人民之權以爲權。彼文明國政府對於其本國人民之權。雖日有讓步。然與野蠻國之政府比較。其尊嚴榮光。則遠之萬萬也。

今地球中除棕黑紅三蠻種外。大率皆開化之民矣。然則其政府之權限當如何。曰。凡人民之行事有侵他人之自由權者。則政府干涉之。苟非爾者。則一任民之自由。政府宜勿過問也。所謂侵人自由者。有兩種。一曰侵一人之自由者。二曰侵公衆之自由者。侵一人自由者。以私法制裁之。侵公衆自由者。以公法制裁之。私法公法。皆以一國之主權而制定者也。主權或在君。或在民。或在君民皆同。有以其國體之所屬而生差別。而率行之者。則政府也。最文明之國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史稱堯舜無爲。

而治。若今日立憲國之政府。真所謂無爲而治也。不然者。政府方日禁人民之互侵。自由而政府先自侵人民之自由。是政府自己蹈天下第一大罪惡。西哲常言天下罪惡之大。未有過於侵人自由者。而欲以令於民。何可得也。且人民之互相侵也。有裁制之者。而政府之侵民也。無裁制之者。是人民之罪惡。可望日減。而政府之罪惡。且將日增也。故定政府之權限。非徒爲人民之利益。而實爲政府之利益也。

英儒約翰彌兒所著自由原理 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 有云。

縱觀往古希臘羅馬英國之史冊。人民常與政府爭權。其君主或由世襲。或由征服。據政府之權勢。其所施行。不特不從人民所好而已。且壓抑之蹂躪之。民不堪命。於是愛國之義士出。以謂人民之不甯。由於君權之無限。然後自由之義乃昌。人民所以保其自由者。不出二法。一曰限定宰治之權。與君主約而得其承諾。此後君主若背棄之。則爲違約失職。人民出其力以相抵抗。不得日爲叛逆是也。二曰人民得各出己意。表之於言論。著之於律令。以保障全體之利益是也。此第一法。歐洲各國久已行之。第二法。則近今始發達。亦漸有披靡全地之勢矣。

或者曰。在昔專制政行。君主知有己不知有民。則限制其權。誠非得已。今者民政漸昌。一國之元首。元首者兼君主國之君主。民主國之大統領而言。殆皆由人民公選而推戴之者。可以使之欲民

所欲而利民所利。暴虐之事。當可不起。然則雖不爲限制亦可乎。曰是不然。雖民政之國。苟其政府權限不定。則人民終不得自由。何也。民政之國。雖云人皆自治而非治於人。其實決不然。一國之中。非能人人皆有行政權。必有治者與被治者之分。其所施政令。雖云從民所欲。然所謂民欲者。非能謂全國人所同欲也。實則其多數者之所欲而已。按民政國必有政黨。其黨能在議院占多數者。即握政府之權。故政治者。實從國民多數之所欲也。往昔政學家謂政治當以求國民全體之幸福爲正鵠。至碩儒邊沁。始改稱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爲正鵠。蓋其事勢之究竟。僅能如是也。苟無限制。則多數之一半。必壓抑少數之一半。彼少數勢弱之人民。行將失其自由。而此多數之專制。比於君主之專制。其害時有更甚者。故政府與人民之權限。無論何種政體之國。皆不可不明辨者也。

由此觀之。雖在民權極盛之國。而權限之不容已。猶且若是。況於民治未開者耶。記不云乎。「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也。」故文明之國家。無一人可以肆焉者。民也如是。君也如是。少數也如是。多數也如是。何也。人各有權。權各有限。

也。權限云者，所以限人不使濫用其自由也。濫用其自由，是謂野蠻之自由。無一人能濫用其自由，則人人皆得全其自由，是謂文明之自由。則家國未有能成立者也。

中國先哲言仁政，泰西近儒倡自由，此兩者其形質同而精神迥異，其精神異而正偽仍同，何也？言仁政必言保民，牧民必言牧之，保之云者，其權無限也。故言仁政者，只能論其當如是而無術以使之必如是，雖以孔孟之至聖大賢，曉音瘖口以道之而不能禁二千年來暴君賊臣之繼出踵起魚肉我民何也？治人者有權而治於人者無權，其施仁也常有鞭長莫及，有名無實之憂，且不移時而熄焉，其行暴也則窮凶極惡無從限制，流毒及全國亘百年而未有艾也。聖君賢相既已千載不一遇，故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若夫貴自由定權限者，一國之事其責任不專在一二人分功而事易舉，其有善政莫不徧及，欲行暴者隨時隨事皆有所牽制，非惟不敢抑亦不能以故。一治而不復亂也，是故言政府與人民之權限者，謂政府與人民立於平等之地位，相約而定其界也。非謂政府界民以權也。

凡人必自有此物，然後可以界人。民權者非政府所自有也。何從界之？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亦以天下非天子所能有故也。

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政府若能畀民權。則亦能奪民權。吾所謂形質同而精神迥異者此也。然則吾先聖昔賢所垂訓。竟不及泰西之餘唾乎。是又不然。彼其時不同也。吾固言政府之權限。因其人民文野之程度。以爲比例。差當二千年前。正人羣進化。第一期如負牀之童。事事皆須藉父兄之顧復。故孔孟以仁政爲唯一無二之大義。彼其時政府所應有之權。與其所應盡之責任。固當如是也。政治之正鵠。在公益而已。今以自由爲公益之本。昔以仁政爲公益之門。所謂精神異而正鵠仍同者此也。但我輩既生於今日。經二千年之涵濡。進步儼然棄童。心而爲成人。脫變俗以進之界矣。豈可不求自養自治之道。而猶學呱呱小兒。仰哺於保姆。耶。抑有政府之權者。又豈可終以我民爲弄兒也。權限乎。權限乎。建國之本。太平之原。舍是曷由哉。

教育

中國新教育案

發端

馨心

一國盛衰興亡之故。其主因要不外數端。曰吏治、武備、財政、邦交、教育而已。今試觀中國之此數者。其現象何如。百度無紀。漫漶蒙暗。舉國之民。視政治爲官家之私物。舉國之官。又不知政治爲何事。則吏治、然也。外則天險之雄港。悉委敵兵。內則列強之鐵道。布滿大地。苟無知不逞之徒。乘閒騷動。則防家賊之重衛。適足爲導敵騎之先驅。則武備、然也。查光緒二十五年歲入僅八千八百二十萬兩。而歲出超過千二百九十萬餘兩。惟賴羅雀掘鼠。敲骨剝膚。以填補彌縫之。今又益以四億五千萬之償款矣。况推行新政。需費甚繁。而改訂通商條約以後。外人之吸取尤甚。積蓄既盡于平時。生發難期于俄頃。官窮于上。民困于下。則財政、又、然也。至于邦交。則更可無論矣。日受人之迫壓。日削己之權勢。言分割則與非洲同列。論保全則與朝鮮并舉。夫兼弱攻昧。取亂侮亡。

天則也。強者應享之權利也。已則不振。何尤于人。故居今日而不急以飭吏治與武備。理財政。慎邦交。爲急務。無是理也。雖然。即今日而竭慮盡智以飭之。興之。理之。慎之。其效能即現于目前乎。不惟目前也。即使待之于數年。十數年之後。其所謂吏治武備。財政邦交。數者。其進步果何若。其成功果何若。雖有辯者。亦豈能解答此問題哉。吾敢斷言之曰。能以吏治武備。財政邦交。爲務者。其見不可謂不卓。其心不可謂不苦。而推其功效之極點。亦僅足以救亡。而必不足以致強。僅足以延舊國之殘喘於一時。而必不能立新國之基礎於百世。強之新之。舍教育末由。

天下事未有中立者也。夫使雖不强而仍可以不亡。新國雖不立而舊國尙可以永保。則吾儕亦姑嬉以安焉。無如今日物競天擇。至劇至烈之世界。勢必壓抑第二等以下之國。而使之不能立於天地。而我中國者。又慢藏誨盜。而爲全世界萬矢之的者也。故居今日而僅求不亡。則未有能自存者。以圖強之心。救亡則莫能亡我。而強亦必自致。此不獨中國爲然。而今日之中國尤亟亟者也。凡國之在世界也。往往有支黃交代之奇遇。有天人洊迫之劇勢。當此運處此勢。亡也恒於斯。強也恒於斯。彼德意志與日本。

其前事矣。今中國之遭此奇遇而乘此劇勢也。爲禍歟。爲福歟。間不容髮而一聽我國之自擇。要之不宜以僅足救亡之吏治武備。財政邦交自足而必當注全力於可以致強之教育。昭昭然也。疇昔中國人不信教育之如是其重要也。近觀外人之重之也。則亦隨聲附和。樊然叫囂于國中。曰教育教育。雖然吾國今日之教育有異于他國。而其重要亦什佰任萬于他國者。殆猶非其所能知也。何也。他國以昔日之教育致今日之盛強。今則規模大定。政學之力趨于平均。故教育一事亦若僅得與吏治武備。財政邦交并列齊舉。而可無軒輊也。願我國則何如矣。今之任吏治。任武備。任財政。任邦交者。豈嘗有深固專一之教育爲其根柢。而漫日飭之。振之。理之。慎之。充其量不過修飾枝葉而已。無有根本。何有枝葉。以此言之。則雖謂今日中國且不言吏治武備。財政邦交。而專言教育亦無不可。蓋必有教育而後此數者始有所自出也。教育者所以成全此奇遇。利用此劇勢。而勿辜負之者也。

所謂此奇遇劇勢可以成全利用而其功必歸於教育者何也。一曰實力之久。辭而將發也。厖然大獅熟睡于無邊沙漠中者萬數千歲。泰山枕欹。黃河席垢。曾不足以破其

頑。夢。今。則。激。五。洋。之。風。潮。以。相。蕩。飛。八。國。之。彈。砲。以。爲。警。而。彼。沈。迷。于。黑。甜。鄉。者。乃。始。
 猛。然。返。魂。霍。然。張。目。行。步。昂。首。獨。步。間。鼎。羣。雄。是。長。吼。一。聲。百。獸。震。恐。我。國。之。寔。力。誰。
 能。量。之。二。十。餘。光。之。固。有。而。獨。優。也。我。國。爲。東。洋。開。化。之。鼻。祖。學。材。富。贍。甲。於。天。下。特。
 以。湮。塞。既。久。失。其。本。牙。今。假。新。智。識。之。鑰。靈。啓。無。盡。藏。之。鴻。祕。文。明。以。相。接。而。益。昌。學。
 界。齊。信。和。而。報。本。泰西文明大受諸東方今以其新曙。光。復。起。於。東。陸。願。力。將。普。于。大。千。人。類。
 之。福。利。益。增。前。途。之。希。望。何。限。三。日。取。法。之。繁。備。而。有。藉。也。歐。美。今。日。富。強。之。結。果。非。
 得。之。一。日。亦。非。得。之。一。道。也。其。探。索。甚。久。其。組。織。極。繁。其。所。嘗。之。艱。辛。苦。痛。父。終。而。子。
 繼。甲。仆。而。乙。起。乃。得。次。第。其。頭。緒。發。其。蘊。奧。而。收。其。明。效。大。驗。無。論。官。焉。士。焉。兵。焉。
 農。焉。工。焉。商。焉。者。之。所。業。莫。不。皆。然。而。我。今。乃。得。截。長。補。短。取。善。棄。惡。使。并。歸。我。用。而。
 不。我。疵。瑕。天。下。幸。事。孰。有。過。此。四。日。民。族。之。優。尙。而。善。受。也。我。國。人。性。質。聰。慧。勤。勉。堅。
 貞。敏。捷。徒。以。泥。于。思。古。而。不。悟。萬。物。進。化。之。真。理。局。于。一。隅。而。不。知。全。球。活。動。之。大。勢。
 今。乃。得。披。斬。其。阿。房。之。空。氣。引。導。于。活。潑。之。舞。臺。則。誰。有。垂。天。之。翼。而。不。欲。圖。南。誰。無。
 愛。國。之。心。而。不。自。立。其。存。競。爭。之。機。愈。烈。而。我。民。族。之。膨。脹。力。必。愈。益。發。揚。光。大。

也。五曰外界之刺激而助力也。敗恥屢積之餘。而今又變。變。變。蕩。之。熱。力。天。地。一。爐。感。憤。之。同。情。新。舊。無。界。自。茲。以。往。則。交。涉。日。密。而。激。刺。亦。日。加。當。外。交。之。要。衝。則。危。殆。之。顏。色。如。灰。乘。戰。勝。之。餘。威。則。強。暴。之。魚。肉。更。甚。是。皆。非。天。之。其。驕。子。以。虐。再。國。也。天。正。欲。玉。成。吾。國。使。祛。隔。閔。之。魔。力。泯。猜。忌。之。私。心。故。昔。昔。抑。抑。之。在。在。警。戒。之。心。使。上。下。相。固。死。生。不。渝。以。出。于。發。憤。自。強。之。一。途。也。綜。此。五。者。則。奇。運。實。為。幸。運。劇。變。實。為。優。勢。天。乎。人。乎。千。載。一。時。哉。夫。以。天。然。力。之。優。美。也。如。此。歷。史。上。之。榮。光。如。此。外。界。機。會。之。便。利。也。如。此。國。于。此。者。何。憂。于。亡。何。憂。于。不。強。然。今。日。未。能。決。定。此。問。題。者。則。以。救。亡。致。強。之。道。不。徒。在。天。然。而。在。人。為。不。徒。在。歷。史。而。在。現。狀。不。徒。在。外。界。之。機。會。而。在。內。界。之。本。領。審。如。是。也。非。胥。國。民。而。教。育。之。果。何。由。而。成。哉。

文明諸國之盛也。人無不學。學無不成。學成無不益于國。而推其所以致此之故。厥有三因。曰有精神。以鼓舞之。有方法。以便利之。有制度。以範圍之。三者具。于是官以督民。師以策弟。綜一國之教育事業。血脈流通。元氣充盈。形成一有機體。無偏歧。無揉雜。自

暢其滋生榮發以遂其長成故充其量遂能使全國疆土皆爲教育界之領地全國人材皆爲教育家之產物今試徵我國教育之現況果若何留學于外者以日本爲最多今二百七十人中而有志師範者乃僅六人是四十五人始得一言教育者也然學政法武備工藝諸科者亦即受政法武備工藝諸科之教育則統名之曰是皆爲中國開教育之基者亦無不可然以中國如是之大日本如是之近而來學者如是之寡可不謂之寂寥矣乎至內地各省學堂則率皆以舊有書院改名更章因陋就簡而成形体且不完課目且不備更望其居講席者能知教人之責任執弟子禮者能知爲學之目的噫嘻直如鳳毛麟角之難遇矣夫泛巨艦于大洋乘長風衝怒濤其恃以達彼岸者則艦首之方針而已出大軍于戰地臨強敵鞭快馬其恃以決勝敗者則陣前之將令而已國譬則舟也國民譬則兵也而其所恃爲方針爲將令之教育其力乃若是之薄弱其進步乃如是之遲滯嗚呼中國之前途吁其危哉

精神也方法也制度也必與其本國民族之特性及其地理之關係歷史之關係與夫外界所遇之時勢相應相劑然後生焉此各國所固有而他國不能假借者也故今日

中國不知教育之爲重要則亦已耳。既已知之。則必當求爲中國之教育。而勿爲外國之教育。求爲中國。現在未來之教育。而非中國過去之教育。何者。爲中國。今日必要之精神。何者。爲中國。今日應用之方法。何者。爲中國。今日中國可行之制度。此必非如一知半解之輩。據拾二千年前之往訓。侈然以持正敦本自命。而遂可以圖功。亦非如吠聲逐影者流。抄襲外國百數十條之學校規則。生吞活剝。斷鳧續鶴。而遂可以致效。嘻。此吾「中國新教育案」之所爲作也。

抑吾更有一言。精神方法制度三者。固相須而始完。然有精神。然後有方法。有精神。方法然後有制度。是精神又主中之主。原中之原也。且制度者。必藉國權。然後立焉。方法者。必待其人。然後行焉。若精神者。則一國之教育。須之一校之教育。須之一私人之教育。亦須之。有一國之權者。發揮精神於全國。可也。有一校之權者。發揮精神於全校。可也。即無權焉。而抱持此精神。以自教育。亦可以使我躬成一完全國民之資格。而爲強國之一分子。夫人人而自教育焉。人人成一完全國民之資格焉。則所以利用此奇遇。此劇勢者。於是乎在。故方法與制度有待焉者也。若精神則無待焉者也。讀此篇者。於

精神上三致意焉。則作者之志也。



學 術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中國之新民

- 一總論 二胚胎時代 三全盛時代 四儒學統一時代 五老學時代 六佛學時代 七儒
- 佛混合時代 八衰落時代 九復興時代 十學術思想界之暗潮 十一地理上之關係上
- (國內地理) 十二地理上之關係下(國外地理) 十三政治上之關係 十四文學上之關係
- 十五學術思想所生之結果 十六今後革新之急務及其方法

第一章 總論

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風俗及歷史上種種之現象。則其形質也。故欲覘其國文野強弱之程度如何。必於學術思想焉求之。

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為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餘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我中華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語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據一千九百年之統計。歐洲各國語之通用。以英為最廣。印

度人雖多。而其語言文字。糅雜殊甚。中國雖南北閩粵。其語亦殊。至其大致則一也。此事為將來一大問題。別有文論之。

我中華有三十世紀前傳來之古

書世界莫能及。墳典索邱。其書不傳。姑勿論。即如尚書。已起于三千七八百年以前。夏代史官所記載。然希臘和馬耳之詩歌。約在二千八九百年前。門梭之埃及史。約在二千三百年前。皆無能及尚書者。若夫二千五百年以上之書。則我中國今傳者尚十餘種。歐洲乃無一也。此真我國民可以自豪者。西人稱世界文明之祖國有五曰中華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國亡其文明與之俱亡。今試一游其墟。但有摩訶末遺裔。鐵騎蹂躪之跡。與高加索強族。金粉歌舞之場耳。而我中華者。屹然獨立。繼繼繩繩。增長光大。以迄今日。此後且將匯萬流而劑之。合一爐而冶之。於戲美哉。我國於戲偉大哉。我國民吾當草此論之始。吾不得不三薰三沐。仰天百拜。謝其生我於此至美之國。而為此偉大國民之一分子也。

深山大澤而龍蛇生焉。取精多用物宏。而魂魄強焉。此至美之國。至偉大之國民。其學術思想所磅礴鬱積。又豈彼崎嶇山谷中之獷族。生息彈丸上之島夷。所能夢見者。故合世界史通觀之上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泰西雖有希臘梭格拉底亞里士多德諸賢。然安能及我先秦諸子。中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中世史時代我國之學術思想雖稍衰。然歐洲更甚。歐洲所得者。惟基督教及羅馬法耳。自餘則暗無天日。歐洲以外。更不必論。惟近世史時代則相形之下。吾汗顏矣。雖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

見此偉大國民不能恢復乃祖乃宗所處最高尙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牛耳於全世界之學術思想界者吾欲草此論吾之熱血如火如燄吾之希望如海如潮吾不自知吾氣燄之何以盈涌吾手足之何以舞蹈也於戲吾愛我祖國吾愛我同胞之國民生此國爲此民享此學術思想之恩澤則歌之舞之發揮之光大之繼長而增高之吾輩之責也而至今未聞有從事於此者何也凡天下事必比較然後見其真無比較則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並不能知己之所長前代無論矣今世所稱好學深思之士有兩種一則徒爲本國思想學術界所窘而於他國者未嘗一涉其樊也一則徒爲外國學術思想所眩而於本國者不屑一厝其意也夫我界旣如此其博大而深曠也他界復如此其燦爛而蓬勃也非竭數十年之力於彼乎於此乎一一擷其實咀其華融會而貫通焉則雖欲歌舞之烏從而歌舞之區區小子於四庫著錄十未睹一於他國文字初問津焉爾夫何敢搖筆弄舌從事於先輩所不敢從事者雖然吾愛我國吾愛我國民吾不能自己吾姑就吾所見及之一二雜寫之以爲吾將來研究此學之息壤流布之以爲吾同志研究此學者之筭路藍縷天如假我數十年乎我同胞其有瑣袂而

起者乎。佇看近世史中我中華學術思想之位置何如矣。

且吾有一言。欲爲我青年同胞諸君告者。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國學術思想之不輸入。吾惟患本國學術思想之不發明。夫二十年間之不發明。於我學術思想必非有損也。雖然。凡一國之立於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質。欲自善其國者。不可不於此特質焉。淬厲之而增長之。今正當過渡時代。蒼黃不接之餘。諸君如愛國也。欲喚起同胞之愛國心也。於此事必非可等閑視矣。不然。脫崇拜古人之奴隸性。而復生出一種崇拜外人蔑視本族之奴隸性。吾懼其得不償失也。且諸君皆以輸入文明自任者也。凡教人必當因其性所近而利導之。就其已知者而比較之。則事半功倍焉。不然。外國之博士鴻儒亦多矣。顧不能有裨於我國民者何也。相知不習。而勢有所扞格也。若諸君而吐棄本國學問。不屑從事也。則吾國雖多得百數十之達爾文。約翰彌勒。赫胥黎。斯賓塞。吾懼其於學界一無影響也。故吾草此論。非欲附益我國民妄自尊大之性。蓋區區微意。亦有不得已焉者爾。

今於造論之前。有當提表者數端。

吾欲畫分我數千年學術思想界爲七時代。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是也。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是也。四老學時代。魏晉是也。五佛學時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時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復興時代。今日是也。其間時代與時代之相嬪。界限常不能分明。非特學術思想有然。即政治史亦莫不然也。一時代中或含有過去時代之餘波。與未來時代之萌芽。則舉其重者也。其理由於下方詳說之。

吾國有特異於他國者。一事曰無宗教是也。淺識者或以是爲國之恥而不知是榮也。非辱也。宗教者於人群幼稚時代雖頗有效。及其既成長之後。則害多而利少焉。何也。以其阻學術思想之自由也。吾國民食先哲之福。不以宗教之臭味混濁我腦性。故學術思想之發達常優勝焉。不見夫佛教之在印度。在西藏。在蒙古。在緬甸。暹羅。恒抱持其小乘之迷信。獨其入中國。則光大其大乘之理論乎。不見夫景教入中國數百年。而上流人士從之者。希乎。故吾今者。但求吾學術之進步。思想之統一。一者謂全國民之精神。非攘斥異端之謂也。不必更以宗教之末法自縛也。

生理學之公例。凡兩異性相合者。其所得結果必加良。種植家常以梨接杏。以李接桃。牧畜家常以亞美利加之牡馬。交歐亞之牝

駒。皆利用此例也。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兩緯度不同之男女相配。所生子必較聰慧。皆緣此理。此例殆推諸各種事物而皆同者也。大地文

明祖國凡五。各遼遠隔絕。不相溝通。惟埃及安息藉地中海之力。兩文明相遇。遂產出歐洲之文明。光耀大地焉。其後阿刺伯人西漸。十字軍東征。歐亞文明再交媾。一度乃成近世震天鏢地之現象。皆此公例之明驗也。我中華當戰國之時。南北兩文明初相接觸。而古代之學術思想達于全盛。及隋唐間。與印度文明相接觸。而中世之學術思想放大光明。今則全球若比鄰矣。埃及安息印度墨西哥四祖國。其文明皆已滅。故雖與歐人交。而不能生新現象。蓋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筵輪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親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麟兒。以亢我宗也。

第二章 胚胎時代

中國種族不一。而其學術思想之源泉。則皆自黃帝子孫。下文省稱黃族。向用漢種二字。今以漢乃後起一朝代。不足冒我全族之名。故改名此。來也。黃族起于西北。戰黃河流域之蠻族而勝之。寔昌寔熾。遂徧大陸。太古之

事。摺紳先生難言焉。第弗深考。今畫春秋以前爲胚胎時代。而此時代中復畫爲小時代者四。其圖如下。

胚胎時代

第一黃帝時代

第二夏禹時代

第三周初時代

第四春秋時代

學術思想與歷史上之大勢。其關係常密切。上古之歷史。至黃帝而一變。至夏禹而一變。至周初而一變。至春秋而一變。故文明精神之發達。亦緣之以爲界焉。黃帝之書。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者二十餘種。班氏既一一明揭其依託。今所存素問內經等。亦其一也。黃帝時代。其文學之發達。不能到此地位。固無待言。要其進步之信。而有徵者四事。曰制文字。曰定曆象。曰作樂律。曰興醫藥。是也。黃帝四征。入討。東至海。南至江。西至流沙。北逐葷粥。蓋由經驗之廣。交通之繁。屢戰異種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識。交換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爛然揚光華也。及洪水之興。下民顛頓。全國現象。生一頓挫。禹

抑洪水。乘四載。徧九州。經驗益廣。交通益繁。立圭告成。帝國乃立。故中華建國。實始夏后。古代稱黃族為華。夏為諸夏。皆紀念禹之功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國民也。其時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皆漸發生。禹貢之制度。洪範之理想。洪範雖箕子所述。其稱傳自神禹。必非盡謬。皆為三千年前精深博大之籍。自禹以後垂千年。黃族各部落並立。休養生息。逮於周初。中央集權之勢益行。詩。書。漸集於京師。周公兼三王。作官禮。近儒多攻周官為偽書。周官雖或有後人竄附。然豈能一筆抹煞耶。攻之者益有二。一由過崇教主。視孔子以前之文明若無物焉。二由不通人群進化之公例。見其中有許多制度不脫蠻野思想習俗者。便以為古聖人豈當有此。皆有所出而生。遂因也。文王繫易。而詩書亦爛然大完。古代學術思想之精神條理。於是乎粗備。迨及春秋。兼并漸行。列國盟會。征伐。交通。益頻數。南北兩思潮。漸相混合。磅礴鬱積。將達極點。於是孔子生而全盛時代交矣。

綜觀此時代之學術思想。實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學藝之源泉。約而論之。蓋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倫。三曰天人相與之際。是也。而其所以能養成此思想者。亦有三因。一曰由於天然者。蓋其地理之坤象空界。即天然界近於地文學範圍者。之狀態。能使初民。此名詞從侯官嚴氏譯謂古代最初之民族也。對於上天。而生出種種之觀念也。二曰由於人為者。蓋哲王先覺利導民

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人事以為群利也請一一論次之。

中國無宗教無迷信此就其學術發達以後之大體言之也中國非無宗教思想但其思想之起特早且常倚於切實故迷信之力不甚強而受益受敵皆少中國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其言天也與今日西教言造化王者頗近但其語圓通不似彼

之拘墟迹象易滋人惑綜觀經傳所述以為天者生人生物萬有之本原也

詩天生烝民書惟天陰騭

下民禮記萬物本乎天

天者有全權有活力臨察下土者也

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又天監在下有命既集

天者有自然

之法則以為人事之規範道德之基本也

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書天敘有典天秩有禮

故人之於天也敬而畏之

一切思想皆以此為基焉。

各國之尊天者常崇之於萬有之外而中國則常納之於人事之中此吾中華所特長也中國文明起於北方其氣候嚴寒地味確瘠得天較薄故其人無餘裕以馳心廣遠游志幽微專就尋常日用之問題悉心研究是以思想獨倚於實際凡先哲所經營想像皆在人群國家之要務其尊天也目的不在天國而在世界受用不在未來而在現在是故人倫亦稱天倫人道亦稱天道記曰嘗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此所以雖近於宗

教。而與他國之宗教自殊科也。

人。群。進。化。第。一。期。必。經。神。權。政。治。之。一。階。級。此。萬。國。之。所。同。也。吾。中。國。上。古。雖。亦。為。神。權。時。代。然。與。他。國。之。神。權。又。自。有。異。他。國。之。神。權。以。君。主。為。天。帝。之。化。身。中。國。之。神。權。以。君。主。為。天。帝。之。雇。役。故。尋。常。神。權。之。國。君。主。一。言。一。動。視。之。與。天。帝。之。自。言。自。動。等。中。國。不。然。天。也。者。統。君。民。而。並。治。之。也。所。謂。天。秩。天。序。天。命。天。討。達。於。上。下。無。貴。賤。一。焉。質。而。言。之。則。天。道。者。猶。今。世。之。憲。法。也。歐。洲。今。世。君。民。同。受。治。於。法。之。下。中。國。古。代。君。民。同。受。治。於。天。之。下。不。過。法。質。而。有。功。天。遠。而。無。效。耳。但。在。邈。古。之。世。而。有。此。精。神。不。得。不。謂。文。明。想。像。力。之。獨。優。也。泰。西。皆。言。君。主。無。責。任。古代神權之無責任。以為其天帝之化身也。今世立憲之無責任。其責於大臣。使人民不必有所忌。得以課其功罪也。過渡時代不得不然也。惟。中。國。則。君。主。有。責。任。責。任。者。何。對。於。天。而。課。其。功。罪。也。日。食。彗。見。水。旱。蝗。螟。一。切。災。異。君。主。實。尸。其。咎。此。等。學。說。以。今。日。科。學。家。之。眼。視。之。可。笑。孰。甚。而。不。知。其。有。精。義。存。焉。也。其。踐。位。也。薦。天。而。受。其。殛。死。也。稱。天。而。謚。春。秋。所。謂。以。大。統。君。蓋。雖。專。制。而。有。不。能。盡。專。制。者。有。此。亦。神。權。政。體。之。所。無。也。不。竊。惟。是。天。也。者。非。能。諄。諄。然。命。之。者。也。於。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

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於是無形之天。忽變爲有形之天。他國所謂天帝化身者。君主也。而吾中國所謂天帝化身者。人民也。然則所謂天之秩序。命討者。實無異民之秩序。命討也。立法權在民也。所謂君主對於天而負責任者。實無異對於民而負責任也。司法權在民也。然則中國古代思想。其形質則神權也。其精神則民權也。雖其法不立其效不規。然安可以實證古代。當遠古之初。而有此非偉大之國民。其孰能與於斯。

古代各國皆行多神教。或有拜下等動物者。所在皆是。中國前古。雖亦多神。然所拜者。皆稍高尚而深切於人事者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地之祭。幾於一神。尙矣。社稷者。切於農事者也。五祀者。門戶井竈中霤。皆關於日月飲食者也。吾國最初之文明。事事皆主實際。即此亦可以見之。且其中尤有最重特異者一事焉。曰。尊先祖是也。吾國族制之發達。最備而保守之性質。亦最強。故於祭天之外。祀祖爲重。所謂天神地祇人鬼。凡稱鬼者。皆謂先祖也。孔子謂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言三代思想之變遷。於

其事鬼神之間。最注意焉。初民之特質則然也。尊祖之極。常以之與天並重。墨子天鬼並稱最重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堯高后丕乃崇降不祥。記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常視其祖宗之權力。幾與天並。此亦中國人與外國特異之點也。此等思想。範圍數千年。至今不衰。

要而論之。胚胎時代之文明。以重實際為第一義。重實際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以爲人倫之模範也。重實際故重經驗。其尊祖也。皆取以爲先例之典型也。於是乎由思想發爲學術。其握學術之關鍵者有二職焉。

一曰。祝掌天事者也。凡人群初進之時。政教不分。主神事者。其權最重。埃及之法老。猶太之祭司長。見於舊約全書者。皆司祝官也。印度有四族。婆羅門爲首。刹利次之。刹利帝王之族也。婆羅門司祝之族也。乃至波斯安息。莫不皆然。今西藏有坐牀喇嘛。掌全國大政。仍是此制。歐洲自羅馬教皇興後。其權常駕各國君主而上之。而俄羅斯皇。今猶兼希臘教皇之徽號。其教務大臣。稱權最重。此皆半開民族之通例也。中國宗教之臭味不深。雖無以教權侵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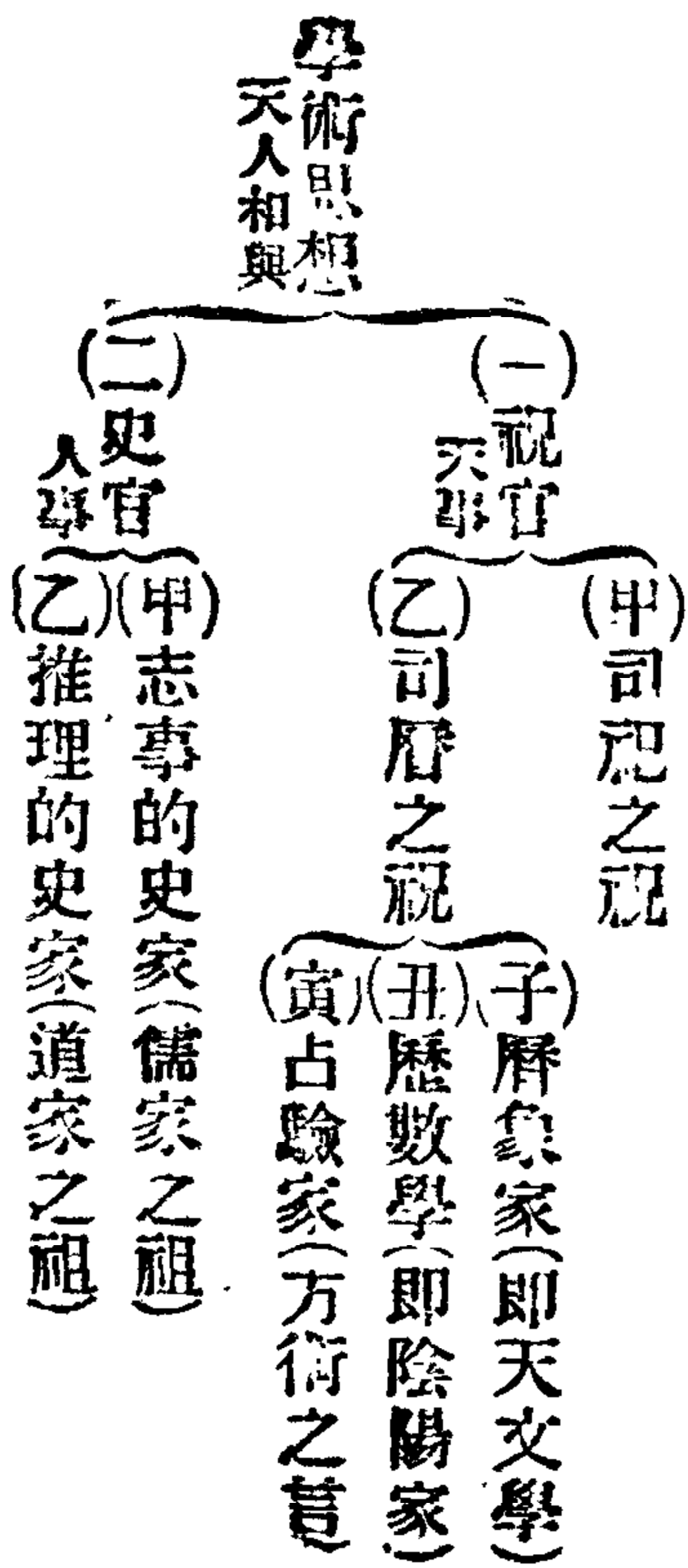
政權之事。而學術思想。亦常爲祝之所掌焉。祝之分職亦有二。一曰。司祀之祝。主代表人民之思想。以達之於天。而祈福祉者也。周官春官一篇。皆此職之支與流裔也。魯儀

與曹劌論戰。首稱犧牲玉帛之必信。隨侯將戰。楚首言牲醴肥腍。柔盛豐備。蓋以為祭祀之事與國家之安危大有關係焉。其他百事皆聽命於神。不待言也。二曰司曆之視。主揣摩天之思想。以應用於人事者也。三皇之時。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堯與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又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司曆之視所主者凡三事。一曰協時。月正日。以便民事也。二曰推終始。五德以定天命也。堯典天之曆數在爾躬。及後世言三代受命之符。皆指其本於曆學。後世言洪範五行。言讖緯。皆發源於此。三曰占星象。卜筮以決吉凶也。漢書藝文志。九流略有陰陽家。數術略有天文歷譜五行著龜雜占形法。古代之學術。半屬此類。降及春秋。此術猶盛。如裨竈梓慎之流。皆以司視之官為一時君相之顧問。而左傳一書。言卜筮休咎占驗災祥者十居七八。後人不知人群初進時之形狀。詫其支離誕妄。因以疑左氏之僞託。而不知胚胎時代。實以此為學術思想之中心點也。讖緯亦然。緯書之為真偽。今無暇置辨。要之必起於春秋戰國時代。而為古學術之代表。無可疑也。

二曰史掌人事者也。吾中華既天祖並重。而天志則視司之祖法。則史掌之史。與視同權實。吾華獨有之特色也。重實際故重經驗。重經驗故重先例。於是史職遂為學術思想之所萃。周禮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內史外史。六經之中。若詩太史乘輯若書若書若禮

秋。漢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皆史官之所職也。若禮若樂亦史官之支裔也。故欲求學者不可不於史官。周之周任史佚也。楚之左史倚相也。老聃之為柱下史也。孔子適周而觀史記也。就魯史而作春秋也。蓋道術之源泉皆在於史。史與祝皆世其官。史之世官。至漢馬遷其最著者也。若別為一族者。然蓋當時竹帛不便。學術之傳播甚難。非專其業者不能盡其長也。而史之職亦時有與祝之職相補助者。蓋其言吉凶禍福之道。祝本於天。以推於人。史鑒於祖。以措於今。故漢志謂道家出於史官。而陰陽讖緯家言亦常有與史相通者。要而論之。則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全在天人相與之際。而樞紐於兩者之間者。則祝與史皆有力也。今列其系統如下。

十四



此外尚有醫官樂官亦於當時學術思想頗有關係。但所關者只在一部分而非其全體也。故略之不別論。

古者之醫必兼巫。故古醫字作醫。黃帝內經有祝由科。然則醫實祝之附庸也。樂與詩而體。詩掌於太史。樂官亦稱瞽史。然則樂實史之附庸也。

吾於此章之末欲更有一言即當知此時代之學術思想為貴族所專有而不能普及於民庶是也。吾華階級制度至戰國而始破。若春秋以前常有如印度所謂喀私德

也。加以文字未備。典籍難傳。交通未開。

指舟車來往等言流布尤窒。故一切學術非盡人可以

自由研究之者。其權固不得不專歸於最少數之人。勢使然矣。而此少數之人亦惟汲汲焉保持其舊。使勿失墜。既無餘裕以從事於新理想。復無人相與討論以補其短而發其榮。此所以歷世二千餘年而發達之效不覩也。雖然此後全盛時代之學術思想其胚胎皆蘊於此時。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

班志全本割取七略故今川其原名所述。則

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出於史官。

十五

印度分人為四種。最上者稱婆羅門。其次為刹利。其次為毘舍。最下者為首陀。陀不許互通婚。中世歐羅巴所謂埃士忒德 *Estates* 歐人大率分僮

侶貴族公民。奴隸四種者。蓋上流人士握一羣之實權。不獨政治界為然。而學術思想界尤其要者。

也。加以文字未備。典籍難傳。交通未開。

自由研究之者。其權固不得不專歸於最少數之人。勢使然矣。而此少數之人亦惟汲汲焉保持其舊。使勿失墜。既無餘裕以從事於新理想。復無人相與討論以補其短而發其榮。此所以歷世二千餘年而發達之效不覩也。雖然此後全盛時代之學術思想其胚胎皆蘊於此時。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

班志全本割取七略故今川其原名所述。則

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出於史官。

陰陽家者流。出於義和之官。

法家者流。出於理官。

名家者流。出於禮官。

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守。

縱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

雜家者流。出於議官。

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

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

雖其分類未能盡當。其推原所出。亦非盡有依据。要之古代世官之制。行學術之業。歸於國民中一部一族。非其族者不能與聞。管子稱士有士之鄉。農有農之鄉。工商有工商之鄉。不可使雜處。又曰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

古俗然也。古者以官為氏。如祝氏、史氏、樂正氏、倉氏、庚氏等。皆由世業之故。非在官者不獲從事。此不惟中國為然。即各國古代亦

莫不皆然者也。中世歐羅巴學術之權。皆在教會。迨十五世紀以後。教會失其專業。人得自由講習。而新文明乃生。論者或以窒抑多數之民智為教會詬病。而不知當世黑暗時代。苟無教會以延一線之光明。恐其墮落更有甚者。而後起之人。益復無所憑藉也。然則知人論世。其功與過。豈可相掩耶。觀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亦如是已矣。

歷史

新史學二

中國之新民

第二章 史學之界說

欲創新史學。不可不先明史學之界說。欲知史學之界說。不可不先明歷史之範圍。今請析其條理而論述之。

第一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現象者何事物之變化也。宇宙間之現象有二種。

一曰爲循環之狀者。二曰爲進化之狀者。何謂循環。其進化有一定之時期。及期則周而復始。如四時之變遷。天體之運行。是也。何謂進化。其變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長焉。發

達焉。如生物界及人間世之現象是也。循環者去而復來者也。止而不進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天然學。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而無極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

類者。謂之歷史學。天下萬事萬物。皆在空間。又在時間。空間時間。佛典譯語。日本人沿用之。若依中國古義。則空間字也。時間宙也。其語不盡通。而自然界與歷史界。實分占兩者之範圍。天然學者研究空間之現象者。故用譯語。

也。歷史學者研究時間之現象者也。就自然界以觀察宇宙則見其一成不變萬古不易。故其體為完全。其象如一圓圈。就歷史界以觀察宇宙則見其生長而不已。進步而不知所終。故其體為不完全。且其進步又非為一直線。或尺進而寸退。或大漲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線。明此理者可以知歷史之真相矣。

由此觀之。凡屬於歷史界之學。凡政治學、社會學、平學、宗教學等。皆近政治界之範圍。其研究常較難。凡屬於天然界

之學。凡天文學、地理學、物理學、化學等。皆自然界之範圍。其研究常較易。何以故。天然界已完全者也。來復頻繁。可

以推算。狀態一定。可以試驗。歷史學未完全者也。今猶日在生長發達之中。非逮宇宙

之末劫。則歷史不能終極。吾生有涯。而此學無涯。此所以天然諸科學起源甚古。今已

斐然大成。而關於歷史之各學。其出現甚後。而其完備難期也。

此界說既定。則知凡百事物有生長有發達有進步者。則屬於歷史之範圍。反是者則

不能屬於歷史之範圍。又如於一定期中。雖有生長發達。而及其期之極點。則又反其

始。斯仍不得不以循環目之。如動植物。如人類。雖依一定之次第。以生以成。然或一年

或十年。或百年。而盈其限。為而反其初焉。一生一死。實循環之現象也。故物理學身理

學等。皆天然科學之範圍。非歷史學之範圍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誤會歷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亂相嬗無已。時則變。史之象當為循環。與天然等。而歷史學將不能成立。孟子此言。蓋為螺線之狀。所迷而誤。以為圓狀。未嘗綜觀自有人類以來萬數千年之大勢。而察其真方嚮之所在。徒觀一小時代之或進或退。或漲或落。遂以為歷史之真狀如是。云爾。譬之江河東流。以朝宗於海者。其大勢也。乃或所見局於一部。偶見其有倒流處。有曲流處。因以為江河之行。一東一西。一北一南。是豈能知江河之性矣乎。春秋家言有三統。有三世。三統者。循環之象也。所謂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是也。三世者。進化之象也。所謂據亂升平太平。與世漸進。是也。三世則歷史之情狀也。三統則非歷史之情狀也。三世之義。既治者則不能復亂。藉曰有小亂。而必非與前此之亂等也。苟其一治而後一亂。則所謂治者必非真治也。故言史學者。當從孔子之義。不當從孟子之義。吾中國所以數千年無真史者。以其於進化之現象。見之未明也。

第二歷史者。敘述人羣進化之現象也。進化之義既定矣。雖然。進化之大理。不獨人

類為然。即動植物乃至無機世界。亦常有進化者存。而通行歷史所紀述。常限于人類者。則何以故。此不待吾人之自私其類而已。人也者。進化之極則也。其變化千形萬狀。

而不窮者也。故言歷史之廣義則非包萬有而并載之不能完成。至語其狹義則惟以人類爲之界。雖然歷史之範圍可限於人類。而人類之事實不能盡納諸歷史。夫人類亦不過一種之動物耳。其一生一死固不免於循環。即其日用飲食言論行事亦不過大略相等。而無進化之可言。故欲求進化之跡必於人群。使人人析而獨立則進化終不可期。而歷史終不可起。蓋人類進化云者。一羣之進也。非一人之進也。如以一人也。則今人必無以遠過于古人。語其體魄則四肢五官古猶今也。質點血輪古猶今也。語其性靈則古代周孔柏柏拉阿阿里士之智識能力必不讓於今人。舉世所同認矣。然往有周孔柏阿所不能知之理。不能行之事。而今日乳臭小兒知之能之者何也。無他。食群之福。享群之利。藉群力之相接。相較。相爭。相師。相摩。相盪。杜維。相繫。相傳。相嬗。而智慧進焉。而才力進焉。而道德進焉。進也者。人格之羣。人格義見第一冊非尋常之箇人也。人類天性之能力。能隨文明進化之運而漸次增長與否。此問題頗難決定。試以文明國之一小兒。不許受教育。不許備社會之感化。沐文明之恩澤。則其長成。能有以異於野蠻國之小兒乎。恐不能也。蓋由動物進而爲人。已爲生理上進化之極點。由小兒進爲成人。已爲生理上進化之極點。然則一箇人。殆無進化也。進化者。別超出于箇人之上。一人格而已。即人羣是也。然則歷史所最當致意者。惟人羣之事。苟其事不關係人羣者。雖奇言異行而必不足以入歷史之範圍也。

噫。昔。史。家。往。往。視。歷。史。如。人。物。傳。者。然。夫。人。物。之。關。係。於。歷。史。固。也。然。所。以。關。係。者。亦。謂。其。於。一。群。有。影。響。云。爾。所。重。者。在。一。羣。非。在。一。人。也。而。中。國。作。史。者。全。反。於。此。目。的。動。輒。以。立。佳。傳。為。其。人。之。光。寵。馴。至。連。篇。累。牘。臚。列。無。關。世。運。之。人。之。言。論。行。事。使。讀。者。欲。臥。欲。嘔。雖。盡。數。千。卷。猶。不。能。於。本。群。之。大。勢。有。所。知。焉。由。不。知。史。之。界。說。限。於。群。故。也。

第三。歷。史。者。叙。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學。問。必。有。客。觀。主。

觀。二。界。客。觀。者。謂。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觀。者。謂。能。研。究。此。事。物。之。心。靈。也。亦。名。所。界。能。界。能。所。二。字。佛。典。

譯。語。常。用。為。名。詞。和。合。二。觀。然。後。學。問。出。焉。史。學。之。客。體。則。過。去。現。在。之。事。實。是。也。其。主。體。則。作。

史。讀。史。者。心。識。中。所。懷。之。哲。理。是。也。有。客。觀。而。無。主。觀。則。其。史。有。魄。無。魂。謂。之。非。史。焉。

可。也。偏。於。主。觀。而。零。于。客。觀。者。則。雖。有。佳。書。亦。不。過。為。一。家。言。不。得。謂。之。為。史。是。故。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

公。理。公。例。之。所。在。於。是。有。所。謂。歷。史。哲。學。者。出。焉。歷。史。與。歷。史。哲。學。雖。殊。科。要。之。苟。無。

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有。斷。然。也。雖。然。求。史。學。之。公。理。公。例。固。非。易。易。如。彼。天。

然。科。學。者。其。材。料。完。全。其。範。圍。有。涯。故。其。理。例。亦。易。得。焉。如。天。文。學。如。物。質。學。如。化。學。

所已求得之公理公例不可磨滅者。既已多端。而政治學群學宗教學等。則瞠乎其後。皆由現象之繁曠。而未到終點也。但其事雖難。而治此學者不可不勉。大抵前者史家不能得於是者。其蔽二端。一曰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類以來全體之史也。或局於一地。或局於一時。代如中國之史。其地位則僅敘述本國。耳於吾國外之現象。非所知也。前者他國之史亦如是其時代則上至誓契以來。下至勝朝之末。止矣。前乎此。非所聞也。夫欲求人群進化之真相。必當合人類全體而比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觀察之內。自鄉邑之法團。凡民間之結集而成一人格之團體者。謂之法團。亦謂之法。法人者。法律上視之。與一箇人無異也。一州之州會。一市之市會。乃至一學校一會館一公司。皆統名爲法團。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地質學家從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進化之跡。號曰石史。下至昨今之新聞。何一而非客觀所當取材者。綜是焉。以求其公理公例。雖未克完備。而所得必已多矣。問疇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二曰徒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與他學之關係也。夫地理學也。地質學也。人種學也。人類學也。言語學也。群學也。政治學也。宗教學也。法律學也。平準學也。即日本人所謂經濟學皆與史學有直接之關係。其他如哲學範圍所屬之倫理學。心理學。論理學。文章學。及天然科學範圍所屬之天文學。物質學。化學。生理學。其理論亦當

與史學有間接之關係。何一而非主觀所當憑藉者。取諸學之公理公例而參伍鈎距之。雖未盡適用而所得又必多矣。問疇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爲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將以貽諸來者焉。歷史者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者也。吾輩食今日文明之福。是亦對於古人已得之權利而繼續此文明增長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對於後人而不可不盡之義務也。而史家所以盡此義務之道。即求得前此進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於無疆也。史乎史乎。其責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難。中國前此之無真史家也。又何怪焉。而無真史家亦即吾國進化遲緩之一原因也。吾願與同胞國民。筭路藍縷以闢此途也。

以上說界說竟。作者初研究史學。見地極淺。自覺其界說尙有未盡未安者。視吾學他日之進化。乃補正之。 著者識

論中國之經濟與政治

中國之經濟與政治。其關係之密切。實非他國所能及也。蓋中國之政治。其所以不能進步者。皆由於經濟之不振。而經濟之不振。又由於政治之腐敗。此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也。

夫經濟之不振。由於政治之腐敗。而政治之腐敗。又由於經濟之不振。此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也。中國之政治。其所以不能進步者。皆由於經濟之不振。而經濟之不振。又由於政治之腐敗。此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也。



夫經濟之不振。由於政治之腐敗。而政治之腐敗。又由於經濟之不振。此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也。中國之政治。其所以不能進步者。皆由於經濟之不振。而經濟之不振。又由於政治之腐敗。此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也。

兵 事

軍國民篇（續第一號）

曹 嗣 生

五原因于體魄者

嚴子之原強。於國民德育智育體育三者之中。尤注重體育一端。當時讀之。不過謂爲新議奇章。及進而詳窺宇內大勢。靜究世界各國盛衰強弱之由。身歷其文明之地。而後知嚴子之眼光之異于常人。而獨得歐美列強立國之大本也。野蠻者人所深惡之詞。然靈魂貴文明而體魄則貴野蠻。以野蠻之體魄復文明。其靈魂則文明。種族必敗。羅馬人之不能禦日耳曼林中之蠻族。即現時英美德和等邦民族。漢種之常敗于蒙古。條頓拉丁二人種之難以抗斯拉夫。德軍之優于法日軍之優于歐美。皆職此之由也。

體魄之弱。至中國而極矣。人稱四萬萬。而身體不具之婦女居十之五。嗜鴉片者居十之二。埋頭窓下久事呻吟。龍鍾憊甚。而若廢人者居十之一。其他如跛者聾者盲者

啞者疾病零丁者。以及老者少者。合而計之。又居十分之一。二。綜而核之。其所謂完全無缺之人。不過十之一而已。此十分之一之中。復難保其人人孔武可恃。以此觀之。即歐美各強。棄彈戰而取拳鬥。亦將悉爲所格殺矣。

斯巴達者。歐洲上古史中最強盛之國也。推彼致強之由。則其國法以國民之生命財產名譽。均不得不供之國家。故人之生也。不問男女。皆由國家鑑定其體魄之強弱優劣而去留之。苟羸憊不堪。則棄之不顧也。強而優者。受家庭教育于膝下者七年。七歲而後。乃離家以受國家之公共教育。其教育則專置重于體育。從軍之期。至六十乃止。故遍國皆健男。是以雄霸希臘永世不逮者。職此之故也。德皇維廉第二世曾演說于柏靈之小學校曰。一凡吾德國臣民。皆莫不宜注重體育。苟體育不振。則男子不能負當兵之義務。以捍衛國家。女子不能胎孕魁桀雄健之嬰兒。若是則有負國家云云。」陸師之雄冠絕環球。得無故歟。昔斯巴達之雄霸希臘。羅馬之時立歐洲。蒙古韃靼人之橫行東方。日耳曼蠻族之戰退羅馬人種。非有所謂絕倫之智慧者也。不過體力強悍。烈寒劇暑。風雨飢餓。皆足毅然耐之。而不覺其苦而已。蓋有堅壯不拔之體魄。而後

能有百折不屈之精神。有百折不屈之精神。而後能有鬼神莫測之智畧。故能負重荷。遠而開拓世界也。以歐洲之民族觀之。拉丁法西意屬之不如條頓。英德美比荷屬之條頓不如斯拉夫。俄羅斯人屬之拉丁者將老之人種也。條頓者既壯之人種也。斯拉夫者青年之人種也。拉丁似血氣既衰時代之人。條頓似血氣方剛時代之人。斯拉夫似血氣未定時代之人。非僅國勢若是也。即個人亦莫不然焉。其尤可畏者。殆斯拉夫人種之俄羅斯乎。蓋其國民之野蠻力足以箝制他種而已。近頃以降。歐美民族日趨文明。體質漸就孱弱。江河日下。靡有已時。具眼之士。竊然憂之。於是進種改良之念生焉。故体操一端。各國莫不視為衣服飲食之切要。凡關係体育之事。獎勵之方。无微不至。曰競漕。曰擊劍。曰競走。曰擊球。曰海泳。曰打靶。曰相撲。曰競馬。曰競射。曰競輪。以足踏車競走也優者爭以重資贈之。或獎以寶星。甚至顯職碩儒。亦有逐隊競爭。欲博此名譽者。習染既久。乃成爲風俗。試觀西國之丈夫。有蟻其背。龜其首。氣息奄奄者乎。無有也。觀其婦女。有鬼氣淫淫。迎風欲墜者乎。無有也。歐人体育。既盛。復以醫學之昌明。衛生之適宜。無怪其魄力雄大。足以氣吞五洲。力壓他種。而有餘也。

日本自甲午戰勝中國以後。因擴張海陸軍備。益知國民之體力爲國力之基礎。強國民之體力爲強國民之基礎。於是熱心國事之僑思以斯巴達之國制陶鑄大八洲四千萬之民衆。斯巴達之國法。凡係強健男兒至七歲則離家受國家公共之教育。其教育專主體育。兵役義務之年限。至六十乃終。而婦女之教育與男子頗相彷彿。其主旨在勇壯活潑足以生育健兒云。乃創體育會。而支會亦相繼林立。招國中青年而訓練之。僅歷二載。而各地學校之体操教習。殆皆取自該會。自茲以往。吾恐不及十載。體育會之勢力。與其主義。必將浸淫三島矣。日本自布徵兵令以來。國民多目爲強徵血稅。繁言嘖嘖。每有斬竿揭旗之暴舉。而今日反謂從軍樂者。抑亦由于學校興而教育昌。教育昌而民智開耳。積熱之士復從而設推行之方。深與國民皆兵主義以助力。日人之興。其尙無涯矣乎。古之庠序學校。抑何嘗忘武事哉。壺勺之典。射御之教。皆所以練其筋骨而強其體力者也。自一統以後。天下一家。外鮮強敵。內無凶寇。承平日多。乃文弱之氣日深。一日泊乎中世。而婦女纏足之風起。迨本朝而鴉片之毒遍灑。中夏茫茫大地。幾无完人。二者之外。尙有入股試帖等之耗散精神。銷磨骨髓。以致病苦零丁。形如傀儡者。此又其次也。纏足之毒。遍及女流。已及四百兆之半。鴉片之毒。遍及全國。而以西南各省爲最盛。

綜而計之。嗜之者當不下二十兆。據近年統計表。每歲進口之鴉片價額約在二千萬兩上下。而然輸入之數。遂成減少。蓋山內地內種之數增多故也。

所謂讀書識字一流人物。即八股家等類亦於二十兆內占去一大部分。由是而言。則堂堂中

士。欲求一骯髒丈夫。如東西各強國之所謂國民兵者。東西各國。凡為兵者。須先檢查其体格。體力。目力。耳力。呼吸力等。豈

可得哉。生理學家謂父母羸弱。必不能生健兒。且疾病嗜癖。亦流傳悠遠。祖及其父。父

及其子。子及其孫。孫及其玄孫。以及耳孫。代代相承。靡有已時。由是觀之。中國人口。雖

逾四萬萬。其無疾病嗜癖之人。必如鳳毛麟角之不可多得矣。遍觀當代。默究吾國人

之体魄。其免為病軀弱質者。實不數數觀也。天下滔滔逝者如斯。不有以清其源而澄

其流。則恐不待異種之摧挫。逼迫。亦將頽然自滅矣。

六原因于武器者

武器者。國民戰鬥力中之一大原質也。德何以勝於法。美何以勝于西國。初之八旗。何

以勝于漢兵。中日之役。海陸二戰。何以皆勝于中國。此中勝敗之機。武器之良窳。未必

絕無關係也。徒手搏虎。昔人所嗤。有謂張空拳足以轉戰致勝者。是激烈之輩。故為輩

張之語。以欺世。非確有所把握耳。中國武器。已發明于四千年前。然迄今日。猶不出斧

鉞劍戟。戈矛弓箭之類。洎乎屢次敗衄。始知從來之舊物爲不可恃。於是派人出洋學習之議起。未幾而製兵之局。相繼林立。然而經營三十餘年。絕无成效可觀。據日本人所調查。則謂使製造局無西人。則不能造无煙火藥與其他精密之工程矣。夫日本之砲兵工廠。東京一大阪一東京者鑄槍大阪者鑄砲及海軍三鎮守府。其創辦之初。未始不藉力西人也。然迨及今日。則幾無一人焉。中國之所以不克若是者。以官吏負辦事之虛名而不求實效。局內役員工役肥私囊而不計其優劣利害耳。若是而欲武器之進步。豈可及耶。

尾崎行雄曾有言曰。『支那人原係尙文好利之民。故建國二千八百年之久。似未發明。一以一擊而殺人之武器。觀歐陽修之倭刀譔。與明末倭寇之紀事。足以徵之。後晉景延廣以『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等語自傲。此非劍戟以鏽敗爲常之一證乎。不然何故以磨字自誇耶。歐洲德國之博物館。雖間藏支那之武器。然均非以一擊足以殺人之物。而吾遊就館陳列戰俘品之所之所藏。如牙山平壤旅順之戰利品。亦莫不皆然。故吾可下斷言曰。支那無固有之武器。其所謂武器者。非殺人之具而威嚇人之具也。既無武器。烏足言戰。其所謂戰。與日本歐美諸國懸絕。』云云。中國无尙武之精神。是以

无。可。恃。之。武。器。无。可。恃。之。武。器。故。尚。武。之。精。神。爲。之。摧。抑。銷。磨。而。不。可。振。也。悲。夫。

七原因于鄭聲者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太史公曰。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又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云。故曰。一。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一。音。樂。之。感。人。大。矣。故。孔。子。所。以。深。疾。鄭。聲。之。淫。而。懼。其。轉。移。齊。民。之。心。志。也。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擯。萬。寶。常。之。議。及。樂。成。寶。常。聽。之。泣。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其。將。盡。矣。時。國。勢。全。盛。聞。者。皆。訝。其。妄。未。幾。乃。驗。陳。後。主。能。自。度。曲。親。執。樂。器。倚。絃。而。歌。音。韻。窈。窕。極。于。哀。思。使。胡。兒。闌。官。和。之。曲。終。樂。闋。莫。不。隕。涕。而。卒。以。亡。自。秦。漢。以。至。今。日。皆。鄭。聲。也。靡。靡。之。音。哀。怨。之。氣。彌。滿。國。內。烏。得。有。剛。毅。沈。雄。之。國。民。也。哉。

劉越石被胡騎困圍數重。乃終夜奏胡笳。羣胡解圍而走。斯巴達敗于麥斯埒。求援于雅典。雅典遣一善笛者應之。斯人軍氣爲之大振。卒獲勝而歸。軍人之於音樂尤爲關切。深。鉅。今。中。國。則。惟。有。拉。叭。金。鼓。以。爲。號。令。指。揮。之。具。而。無。所。謂。軍。樂。兵。卒。之。所。歌。唱。

不。過。俚。曲。淫。詞。而。無。所。謂。軍。歌。至。海。軍。則。尤。為。可。笑。聞。當。休。息。暇。閑。之。際。則。互。搯。胡。琴。高。唱。以。自。娛。此。誠。可。為。噴。飯。者。矣。軍。旅。為。之。大。計。卒。費。額。而。編。軍。人。之。心。皆。莫。不。為。之。日本自維新以來。一切音樂。皆摸法泰西。而唱歌。則為學校功課之一。然即非軍歌。軍樂亦莫不含有愛國尚武之意。聽聞之餘。自可奮發精神。于不知不覺之中。而復有吟詠古詩而舞劍以繪其慷慨激昂之情者。故漢學家多主持保全詩議焉。因。此。詩。亦。剛。

諸。自。更。由。歐。陸。轉。樂。器。命。茲。而。編。音。節。設。法。以。為。千。莫。思。動。結。只。圖。官。味。之。耳。(未完) 閱。莫。不。

出。然。日。樂。變。新。而。哀。天。不。其。保。攝。矣。湖。國。博。全。而。開。香。皆。藉。其。矣。未。幾。八。劍。刺。好。主。

琴。實。另。之。心。志。以。背。前。開。皇。中。關。樂。用。神。樂。之。音。而。其。音。之。音。以。樂。其。寶。常。屬。之。

一。聖。德。宗。因。而。開。著。成。續。其。音。樂。之。音。而。其。音。之。音。以。樂。其。寶。常。屬。之。

日。王。香。向。奉。立。悲。神。更。神。似。一。真。然。其。音。而。其。音。之。音。以。樂。其。寶。常。屬。之。

日。日。香。音。之。音。與。如。蘇。矣。太。史。公。曰。音。樂。者。河。以。應。鐘。而。知。音。而。其。音。之。音。以。樂。其。寶。常。屬。之。

小。風。因。于。禮。樂。音。



天。下。之。為。器。天。而。對。之。為。器。如。尚。為。之。器。而。對。時。論。而。不。可。避。也。悲。夫。

國聞短評

將裨學堂緣起

湖北於去歲杪設立將裨學堂。欲仿日本士官學校之制。其用意不可謂不善。惟其緣起或有未能深知者。茲略記之。初湖北設武備學堂。其時與日本人之交涉尙淺也。故請德國人爲教習。夫教授與學校管理法。在教育學中。本爲分科。教習之不能兼營校事。理勢然也。吾國當道向不知此。故一委諸德弁。其辦理不能有效。亦固其所。其後鄂督崇拜日本之心日盛。漸厭德弁。三年合同滿。即欲辭退之。夫辭退之權操自我。本無所難也。而當道不敢。輒援田舍翁請學究之例。雖來年不欲送關聘。仍虛言挽留者。一面別聘日本尉官二三人。使居於學堂中。雖然德教習未去。本無席位以容日教習也。於是號稱爲請來譯兵書也者。夫使其目的在譯兵書。則武昌之地亦大矣。何至無會館之所。豈必惟武備學堂之是擇者。蓋其意欲以風示德弁。若曰瓜代者將至。汝可見幾而作矣。無奈紅鬚碧眼者流。不通人情。前弁合同雖滿。而德領事又薦新矣。外國之

命重於天語。當道者豈敢不受。於是武備學堂之臬比。仍爲德人所擁。鄂督如舍利弗之天花著身。拂之不去也。乃大窘。而所聘拱候瓜代之日弁。不得不仍以譯書之名。分贅疣於武漢者兩年有奇。去秋。日本參謀本部之有力者。曰福島安正。游歷至鄂。詰鄂督曰。君聘吾國將官來而無職以授之何也。此非我大日本帝國保全支那羽翼支那之本心也。宜速位置之。日本亦外國也。其命亦重於天語。又安敢不受。於是鄂督益窘無已。乃別設一將裨學堂。而訂日弁爲教習。且全權皆屬之焉。今者湖北一省。武備將裨兩學堂。重規疊矩。相得益彰焉。噫嘻盛矣。

媚外奇聞

中國人最恭順者也。察勢力之所在。而崇拜之。以固全己之勢力。中國人之特長也。自甲午一創。庚子再創。而崇拜日本之熱度驟漲。昔之以北京爲勢利要津者。今則移于東京矣。下自民間。上迄政府。莫不皆然。吾固無暇深怪。雖然。崇拜之則亦有術矣。能獻殷勤於其政府上。否則參謀本部。亦其次也。等而下之。能通聲氣於其民間之大黨派。雖無大效。猶可得其言論之助力也。乃近所聞某疆吏之事。有足使人發一大噱者。

某疆吏以黨俄聞者也。述者不欲道其名。故無從知爲誰何。惟傳其因黨俄之故。懼爲日本所排。不得安其位。曲思解免。而無由自達。乃夤緣轉託日本最著名某女史者。爲善辭以達於日本皇后云。其意蓋以日后必能道其事於日皇。日皇必能行其權於日政府。日政府必能容其喙於中國政府。於是吾之地位可以高枕無憂矣。其用心可謂曲折周到。視太后召見各國公使夫人而並及其子女。其手段有過之無不及。惜立憲文明國無有如李大叔其人者耳。

異哉所謂支那教育權者

吾嘗讀泰西各報紙。日日宣言曰。必如何如何。乃能握支那之商務權。必如何如何。乃能握支那之交通權。鐵路輪船等練兵權。吾甚怪之。甚厭聞之。吾近讀日本各報紙。日日宣言曰。必如何如何。而後能握支那之教育權。吾愈益怪之。愈益厭聞之。

今日欲救中國。不可不首從事于教育。欲從事于教育。不可不取所長于最近最易之日本。此義人多能知之。吾亦稱謂然者也。雖然。當知今日世界爲國家主義之世界。則教育亦不可不爲國家主義之教育。國家主義之教育。非他國人士所得而代也。日本欲

握我教育權者日本人之國家主義也。夫何足怪。可怪者我國人不自有其教育權。不自有其國家主義也。

日本各報之論此者多矣。吾今擇譯其一以告我國民。即教育時論第五百九十九號中有題「就于支那教育調查會」一篇。其略曰。

今日之支那。渴望教育。機運殆將發展。我國先事而制其權。是不可失之機也。我國教育家苟趁此時容喙于支那教育問題。握其實權。則我他日之在支那。爲教育上之主動者。爲智識上之母國。此種子一播。確立地步。則將來萬種之權。皆由是起焉。不見泰西諸國乎。彼自十五世紀以來。即實行殖民政略。務以扶植勢力于他國。其狡猾之手段。實有可驚者。彼等垂涎于其地。則不顧德義之如何。先驅本國無賴之徒移住之。不加以制裁。任其掠奪欺騙。此輩雖道德無成效。而富有成效。即富無成效。而徒衆之孳殖有成效。孳殖既多。本國乃派才德兼備之人往。名爲保護旅民。于是布法律。施民政。使該地之土民。不知不覺。慕本國（指泰西）之風。遂于曖昧模糊之中。使其地隸屬於本國。此等實例。于印度見之。于澳洲見之。于南洋群島見之。今

于支那又將見之。

彼等于種種方面。實行此政策。往往經營在數百年以前。結果在數百年以後。即教育之事。亦其一端也。彼等自殖民之始。即派傳教士以布耶穌教。冥冥之中。換其人民之腦筋。使同化于己。今英語之教育權。在支那者。實有許多潛勢力。近者聯合軍之戰役既終。彼等于香港于長江一帶。大張此幟。欲興多少無關係之學校。彼其事。事著先鞭。務實際。實有可爲吾日本人他山之石者。

各國之鷹睥虎視。既如此矣。今日我日本不可不競時制先。以教育爲扶植勢力之源。以支那爲可取也。則速取之。以支那爲可教化也。則速教化之。既悟斯義。則刻不容緩。宜速遣教育家于支那。國家設法保護補助之。雖當帑藏窘絀之時。不可惜此小費。失此機會。以貽我等子孫無窮之悔也。噫。北清之野。漠漠千里。渴望日本人之來前。漸醒之清廷。呼將伯于東方。盡吐哺握髮之禮。似此時機。空前絕後。苟遲疑不決。日姑待之。姑待之。恐他日我欲有事于清國之時。不知今日之清國。尙有存焉否也。

六
 喜。此。雖。日。本。一。報。一。人。之。言。實。不。啻。其。一。國。之。言。也。中。國。人。之。熱。心。于。教。育。中。國。之。福。也。日。本。之。熱。心。助。我。教。育。尤。中。國。之。福。也。至。其。所。謂。教。育。權。者。日。本。果。能。得。之。否。乎。此。屬。于。未。定。之。問。題。要。之。吾。國。民。若。不。自。有。之。則。無。論。何。國。皆。可。以。得。之。法。律。之。公。例。凡。無。主。權。之。物。人。人。皆。得。而。取。也。即。人。不。取。之。而。我。亦。終。不。能。有。然。則。于。人。何。尤。哉。

容。勉。宜。應。辦。效。育。業。于。支。派。國。之。知。者。對。前。此。之。繼。續。發。展。之。心。而。對。此。
 屬。以。支。派。國。何。項。財。源。以。支。派。國。之。知。者。對。前。此。之。繼。續。發。展。之。心。而。對。此。
 各。國。之。關。心。與。助。我。教。育。之。心。而。對。此。之。繼。續。發。展。之。心。而。對。此。
 年。終。決。算。報。告。書。中。亦。有。日。本。人。之。熱。心。助。我。教。育。之。心。而。對。此。
 之。關。心。與。助。我。教。育。之。心。而。對。此。之。繼。續。發。展。之。心。而。對。此。
 另。一。種。關。心。與。助。我。教。育。之。心。而。對。此。之。繼。續。發。展。之。心。而。對。此。
 育。之。心。而。對。此。之。繼。續。發。展。之。心。而。對。此。之。繼。續。發。展。之。心。而。對。此。
 然。若。不。能。辦。效。育。業。于。支。派。國。之。知。者。對。前。此。之。繼。續。發。展。之。心。而。對。此。
 于。支。派。國。之。知。者。對。前。此。之。繼。續。發。展。之。心。而。對。此。



名家談叢

讀史隨記

(續第二號)

中西牛郎

羅馬之所以大者。非惟戰勝攻取。拓土開疆之迅速廣大也。今代俄國之版圖曠漠。占地球之大分。昔亞歷山帝。以震撼宇宙之威。入亞細亞。連戰長驅。立戰勝之碑於印度境內。成吉思汗及其後嗣。不百年而建一大帝國。東窮支那海。西抵埃及及日耳曼。戰勝攻取之迅速如是。拓土開疆之廣大如是。豈惟羅馬哉。而羅馬所以爲羅馬。則在其積數百年之智術成鞏固之基礎。更復以法律紀綱之。以學藝脩飭之。以賢明簡易利用三者爲施政之本領而已。

讀史氏曰。宇宙事物之進步以漸者。自是一定不變之原則也。故人類社會之成也。必家族集而後成部落。部落集而後成小邦。小邦集而後成大國。人類社會之進也。亦必由野蠻入未開。由未開入半開。由半開入文明。此其原則也。羅馬帝國之於歐羅巴。其大國之始而又文明之始乎。比之中國。其立基之漸則猶周也。其一統之盛

則猶秦也。其治強之實則猶漢也。知中國漢以後之世界源於周秦。則知歐洲今代之世界源於羅馬矣。苟據人類社會漸成漸進之原則。欲以究察歐洲今代之現大勢現關係現國家現政治現宗教現法律現事物者。其於羅馬史不致思焉可乎。羅馬帝國初待天下宗教平等。放任人民自由信奉。而不強抑之。故各種宗教不受阻礙。弘通國內。惟人民則以爲真理而信之。哲學家則以爲虛妄而擯之。政治家則以爲有用而利之。

讀史氏曰。國家將宗教任諸人民自由信奉。而不干預之。固其宜也。若夫同一宗教。而人民信焉。哲學家擯焉。政治家利焉。則二千年前之羅馬。二千年後之今代。何其相似之甚也。然斯蓋就耶穌教未興之先而言之也。耶穌教既興之後。則信焉者固信焉。擯焉者利焉者。亦並信焉。而至今日。則復於二千年前之故態矣。嗚呼。今後亦安得光明真理圓滿完全之宗教。使世界億兆無賢愚聖凡之別。齊乘一乘。同證極果哉。

雅典斯巴達二國。自其祖先血族之保全起見。不敢容納外人爲公民。狹隘誠甚。而二

國不免因之速就衰亡。羅馬則不然。苟有才德可取。則無論外人敵人奴隸野蠻。不吝分之以公民之特權。蓋其所欲不在虛名。而在實力也。是以雅典民政全盛之時。有公民三萬人。驟減少至二萬一千人。羅馬則民政初代料民第一次之時。有公民八萬三千人。厥後增至四十六萬三千人之多。皆可執兵器以護國家者也。

讀史氏曰。苟有才德。則博容納之。與共天職。而不問其類之同異。斯誠大國之度量也。其所以強國勢吞四鄰。以剗建絕大帝國者在此也。今洋之東西列國有此大國之度量者。惟美國庶幾之。然至其排黃色人種一事。則所以猶未免狹隘。而不及古之羅馬遠矣。

羅馬公民之特權。在其未普及全帝國以前。則伊大利與各省之間。割裂鴻溝。而殆有別國之觀矣。當此時。伊大利者。乃帝國統一之樞紐。而帝國成立之基礎也。凡民生於伊大利者。即有不出租稅。不服武斷之特權。不生於伊大利者。則不得選爲皇帝爲元老議官。後及更以羅馬國都自治制度擴之伊大利全邦。則自阿耳布士之趾至加喇伯里亞之濱。無一民不公民矣。於是伊大利全邦語言風俗習慣。制度悉歸大同。鑄成

一大國民。而其重力可以匹敵全帝國之大也。

讀史氏曰。以重御輕。以中御外。非先有此。則不能保持大帝國之統一而傳之久遠也。是善應用漸成漸進之原則者也。

羅馬以兵力征服希臘。而希臘文學則爲其所極力講求。因致希臘語言文字盛行羅馬。而政事兵事則仍用已國言。斷不許用外國言。於是拉丁希臘二言。並行一國。一則爲文學之言。一則爲政事之言。故從政務兼脩文學者。必通此二言矣。

讀史氏曰。蒙古以兵力征服中國。而中國之文物制度。則不得不取。英國以兵力征服印度。而印度之宗教古文。則不得不取。亦猶羅馬以兵力征服希臘。而取其文學也。惟羅馬之取於希臘。將以裨其智德。高其理想也。英國之取於印度。將以博其聞見。資其研窮也。蒙古之取於中國。將以保其國家。立其綱紀也。故三者之取同。而其所以取則異耳。

古代奴隸之盛。莫若羅馬。羅馬奴隸。多爲戰時所擒敵人。歸以賣之者也。使役之道不一。或使之耕田。或使之工作。或用供使令。或用當僕婢之役。或有聰慧少年。出乎其間。

則教誨之以文學技藝。而價亦倍蓰焉。養奴隸之最多者。羅馬城內一宮殿。而常養四百人。埃及一寡婦家。亦常養四百人。如是則奴隸貨也。非人也。然許婚嫁相通以殖子孫。亦設法律以保護之。苦役虐遇頗得以紓矣。

讀史氏曰。羅馬奴隸。後世識者以爲其致衰亡之一原因者也。蓋用奴隸之利在用其力。而患在自陷佚情耳。抑今日人類一半名曰婦人者。猶未免在昔日奴隸之境遇。如彼貨人身以滅天理之論。則恐非所以施於羅馬時代也。

克老地士帝。檢人口時。有公民六百九十四萬四千人。若據此數。併其婦女幼孩而計之。則應得二千萬也。若加各省男女老少而計之。則應得二倍之之數。即六千萬也。若合奴隸而計之。則應得與之相敵之數。即一億二千萬也。是知羅馬帝國者。乃包與近世全歐殆不相下之人口。而置諸一大政府之下者也。

原注。窩耳的耳氏。於法國大革命前。著萬國史前。於當時歐洲各國人口曰。法蘭西二千萬。德意志二千二百萬。匈加利四百萬。伊大利及其附近諸島一千萬。英吉利八百萬。西班牙葡萄牙八百萬。俄羅斯在歐洲者一千二百萬。波蘭六百萬。希臘土耳其其六百萬。瑞典四百萬。暎馬挪威三百萬。自餘諸小國四百萬。是通全歐而合計之。則有一億五百萬。乃至七百萬。與吉朋氏所言大略相合。

試一對炤羅馬帝國與亞細亞諸國。則知羅馬昇平之始。迥不可及也。是時亞細亞諸

國。大抵淫虐之政行于內。而孔熾之寇逼于外。租稅之嚴催。科條之勵行。無一不假兵力。在國都則鷓鴣食人。在地方則豺狼噬民。民咸翹足思亂。莫不有胥溺偕亡之嘆矣。獨至羅馬則民之服之。甘心樂從也。夫惟甘心樂從。是以國祚長久。自有可恃也。若夫前日兵力相爭之四鄰諸國。今則夷爲郡縣。其民熙熙洽洽。浴羅馬之澤。無復回復自主之望。而皇帝權力廣大。凡全帝國內。雖在僻遠之地。亦皆無不懷其惠而畏其威也。至內銷不軌。外禦寇賊。則有強大軍隊焉。而如民政。則不藉其力以行也。是以君民協和。同享昇平。前代以來。未多見如此之治且安者也。

讀史氏曰。自古世無千年之國。亦無百年之治。故國不貴其常存無亡。而貴其能振興全世界人類之文明。不貴其無內憂外患。而貴其能利內憂外患以作興復進步之機。吾觀羅馬。於前者則有之。於後者則在民政時代有之。在帝政時代無之。夫民政時代之內憂外患。猶疾在壯者。內之強健。有以勝之。故無以害也。帝政時代之內憂外患。猶疾在老人。內之衰弱。無以勝之。故病則死矣。吉朋民極口侈談羅馬昇平之治。比諸當時鄰邦如波斯諸國而言則可也。比諸民政時代而言。則未爲精到之論也。

(未完)

道聽塗說

▲上海名優汪笑儂。本拔貢出身。嘗爲安徽知縣。以事去官。今隱姓名爲優於上海。去歲自串一戲。名曰黨人碑。借蔡京事以影射時局。激昂慷慨。義憤動人。戲中有演說。絕似泰西大政黨首領口吻云。嗚呼。若汪優者可謂名士。可謂豪傑。

▲沈虬齋由上海往星嘉坡時。旅況頗蕭索。名妓金小寶以其爲志士也。贈二百金。以壯行色。嘻。此中亦有人在耶。

▲曾文正入京。常寓賢良寺。李文忠入京。亦常寓賢良寺。今次袁世凱迎鑾入京。亦寓賢良寺。慰帥自待不薄。

▲榮祿宅中客廳懸一楹聯云。到甚麼地步說甚麼話。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其意云何。請居士下一轉語。

▲邱公恪夫人吳孟班。女中傑也。有大志。嫻文學。通西語。以去臘染時疫死去。年僅十

八。滬上聞者莫不嗟惋。教會中西婦開一追悼會。演說其學問志趣。共悼惜云。

▲聞孟班嘗有身自墜之。公恪大駭。孟班曰。養此子須二十年後乃成一人才。若我則五年後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於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於五年內之人才。且君與我皆非能盡父母之責任者。不如已也。公恪語塞。

▲張之洞之愛孫張厚焜。由日本歸。忽墜馬。爲腰刀斫面立死。好事者點綴之曰。或見唐才常在後推落之云。此齊東野語不足信。唐才常有文明思想。非如頑固政府動輒逮捕家屬也。即使仇張之洞。何仇才其孫。

▲張厚焜所乘之馬。係從日本購歸者。戰馬之良也。厚焜死後。香帥命將此馬鎗擊七十八斃之。以殉云。馬有罪乎。無罪乎。冥界法廷。或有公斷。

▲粵中某生。年弱冠。卓犖有大志。庚子春夏間。康黨某聞其名。欲與共天下事。訪之於省寓。某生適歸鄉。不遇。及聞之。即往省欲訪。所謂康黨者。其友聞之。告其母曰。子之子若此。禍且不測。其母急躡跡往省欲尼之。某生爲母大談天下時局。發明捨身救國之理。其母點頭曰。此甚善。汝好爲之。吾將善爲辭以解於而父。其母歸告其父。父

曰。有子若此。吾大慰矣。但欲任天下事。不可不環游地球。一屆吾家產。只有萬金。不能充其游費。奈何。苦思一晝夜。乃發願往賭博。欲一擲得奇采。以供給之。連博連負。不數日。而萬金罄。至今環堵蕭然。而父母子三人。舍身救國之志益熱云。

▲庚子之秋。孫逸仙黨人史堅如。謀以炸藥焚兩廣督署不成。流血於羊城。聞其妹之智慧氣魄。尤過乃兄。嘗在博濟醫院學西醫。通西文云。事後遁於香港。俄國虛無黨女子之風。行將見於中國矣。

▲去年廣東科試。某縣縣考文題爲糜爛其民而戰之。有一卷之破題云。愍不畏死。爲民流血者也。可謂咄咄怪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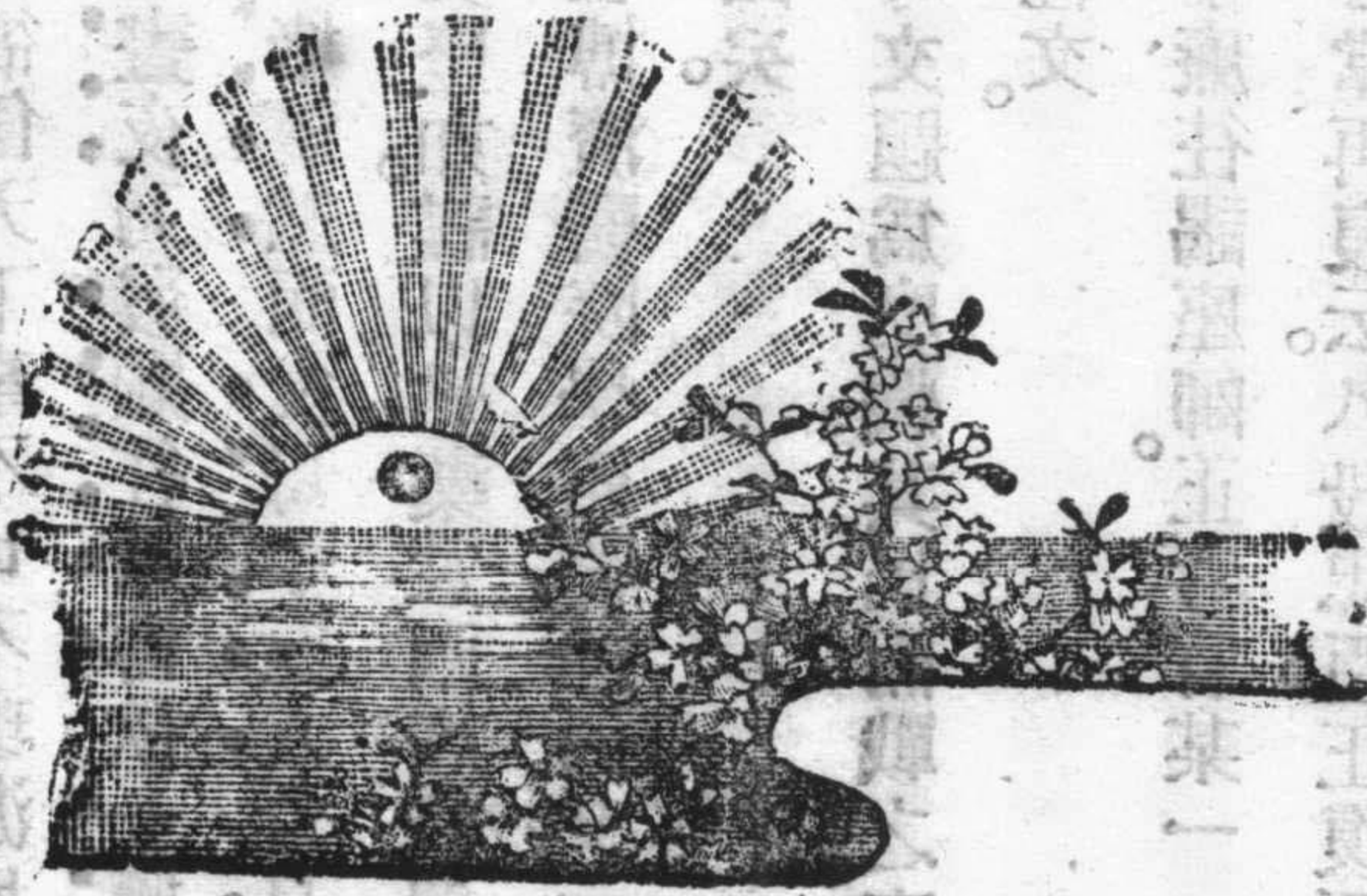
▲廣東鄉試揭曉後。諸新孝廉往謁座師。正考官某一一語之曰。爾等以後八股工夫。仍不可荒廢。一二年後必當再復云。八股忠臣。正復不少。

▲粵人某嘗用八股體作一文。以輓八股。其破承題云。夫子之文章。何可廢也。甚矣天之將喪斯文也。以待來年王曰。已之如之何。則可。

▲滬上有奇士。自隱名爲西狩者。嘗作六少年歌。歌曰。幾命吾前有六烈士。後有六少。

年朝亦六少年暮亦六少年烈士若更生復為六少年令吾令吾一十二少年君馬
 黃臣馬蒼臣馬齒已長不如溥儀少年錦袍深雍韉玉勒青絲鞭溥儀翩翩臣不敢
 與溥儀比肩
 按幾令吾古樂府調名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國東', '血', '去', '女子', '警', '與', '不', '指', '日')**



小說

十五小豪傑

法國鮫士威爾奴原著
少年中國之少年重譯

第二回

逢生路撞著一洞天
爭問題儼成兩政黨

卻說這四個孩子正在絕望的時候。面面相覷。在那裡發歎。忽然空際烟霧微開。那黑兒莫科瞥見遠遠的一帶好像陸影兒。他便狂叫起來道。陸！陸！但不知果真是陸地。還是他的眼花呢。武安聞說便接口道。陸嗎？可是真的嗎。莫科道。是。前面是東方呀。杜番道。莫不是你錯嗎。怎麼我們都看不見。莫科道。等那烟霧再開。我們仔細看罷。話猶未了。烟霧早漸漸破開了。不到一刻。左右前後幾處都望見了。武安道。不錯不錯。當真是陸哩。四人一同觀着。東方地平線上有一帶陸影。大約五六邁長。按照現下胥羅船的速度。不過一點鐘。便可以到那裡了。風越發大。船驀地向著一直線走將前去。漸次近岸。只見岸上有十餘丈高的石壁聳起。石壁前面有黃色的沙嘴。沙嘴右邊

有一簇的喬木。武安叫他們三箇管著舵輪。自己獨到船頭細察岸邊光景。看那裡可以拋錨灣泊。誰知那岸不但沒有一個灣港。卻見那沙嘴外面有無數亂石。好像鋸一般利。現時被湖水浸著。從黑波面上隱約看出他的蜿蜒起伏痕跡。武安看清楚。仔細一想。這是行船最險的所在。不如將艙裏這些孩子們都叫出來船面。預備不虞方好。於是回到樓梯口。揭開窗門叫道。大家都出來罷。頭一箇不消說。一定是那隻狗了。跟著便是十一箇孩子。一閃都跑上來。那年幾頂小的呢。睜眼一看四面光景。怕得急得要哭起來。這却是爲甚麼呢。看官須知大凡近陸之處。海底漸漸淺了。波浪越發洶湧。俗話叫做埋沙浪的。比那洋心的光景更可怕哩。那時正是六點鐘左右。船已走到岸邊。武安早將外衣脫了。預備若有一個掉落海去。自己便去救他。據武安的意思。這座船是十有九要撞在礁石上碎成齏粉的哩。不到一會。這船果然擱淺。幸虧擱的地方。不是大石。船皮雖然損傷。那海水還未滲進來。歇一會兒。又一箇大濤來。驅著這船前進五六丈。在一沙礁上。連動也動不得了。這還算好。船算是不怕沈沒了。但離那沙嘴還有一里多遠呢。武安俄敦兩人仔細查看船內房艙底艙。都還不十分破壞。那心

安穩了許多。兩人回到船面，告訴大眾道：「不要害怕。船身是未有壞的。況且眼見著到岸了。我們等一會商量上岸的方法罷。」杜番道：「甚麼又要等呢？內中有個十三歲的孩子叫做韋格的，亦跟著道：「是呀。等甚麼呢？杜番說得是。我們偏不要等哩。」武安道：「你看這浪還怎麼利害。我們若想晃過去，恐怕淘在石礁上。連骨都要碎了呀。又有一個叫做乙菩的，年幾約同韋格一般，便道：「整整等著。萬一這船碰石粉碎了又怎的？」武安道：「這卻不怕。歇一會這河定然退些。我們的船是穩當了……看官你說這兩箇道理。那邊長呢。其實武安的話一點不錯。這大平洋的潮水進退。雖然不比別的小海相差甚麼遠。但到潮落的時候。自然要不同些。依著武安的話。或者再過幾點鐘潮退之後。或者從石礁的脊上能踱步行過去。亦不定哩……雖然如此。但杜番等數人依然爭鬧不休。這也有箇緣故。不自今日起的。原來這一群孩子裏頭。那杜番韋格乙菩格羅士四人。向來不肯佩服武安。每每無風起浪。找些事來和他軀氣。也不止一遍兩遍了。這一路上卻爲著武安曉得些航海的方法。故此凡事只得讓著他靠著他。但今已到陸地。他們可又自由起來了……杜番等四人。離開衆人。跑到船頭。看著巨浪拍天。實在

難以飛渡。不得已仍回原處。武安向俄敦及衆孩子道。今日尙是我輩至危極險之時。大家同在一處。緩急或可相救。若彼此分離。是滅亡之道也。杜番聽見這話。以爲武安有意譏諷他。便勃然道。武安。你有甚麼權利。敢制定法律。令我們遵行嗎。武安道。豈敢。豈敢。講甚麼權利不權利呢。但大家欲保安全。這却離開不得呵。就中最老成的俄敦。亦接著說道。武安的話不錯呀。其餘一班孩子都附和道。是。是。杜番沒趣。不復作聲。更怫然帶領他的黨人三箇又走開了。……卻說這陸地還是大陸。還是海島呢。那石壁底下有蛾眉月形的黃沙嘴。兩頭都是高地。北方更高。南方略略低些。武安拿著筒千里鏡。狠狠的望了許久。便道。怎麼陸上沒有一條烟影兒呢。莫科道。正是呢。怎麼這海邊連一隻小船都沒有。杜番從旁嘲他道。既沒灣港。從那裡來的船呀。俄敦道。卻不能怎麼說。便沒灣港。亦可以有漁舟來打魚的。或者因爲風浪太大。那漁舟都躲避別處去哩。衆孩子談談說說間。那風卻轉吹西北風了。頂住潮頭。潮落越發遲慢。孩子們個個磨拳擦掌。預備上船。把緊要的物件都搬到船面。船中有乾餅乾果鹽罐頭肉品等。他們先把各色包裹起來。預備帶轉瞬已到七點鐘。石礁上的海水都落下。船越發斜。

向左邊。原來這胥羅船因爲想增加他的速率。故此造船時那龍骨格格外高些。那船底格外尖些。今日擱淺在這裡。越發危險。險些要斜到翻沈了。這孩子們都跌足道。可恨昨夜的風。將我們的舢板船都送掉了。不然。我們便好趁這時渡過去。將來由陸上到船中。來往亦便易。今卻怎麼好呢。正說話間。忽聽船頭一陣叫聲。武安等一齊過去看時。卻是一隻舢板擱在船頭舢艙底下。乃係昨晚大浪刮來。恰好沒有掉落海的。巴士他偶然尋得。便喊起來。衆人看這舢。大約只能載得五六箇人的。但慰情聊勝無。大家喜歡。自不消說。怎知道爲著這箇。武安和杜番又起一場風波。杜番見這舢板還在。便同韋格乙菩格羅士三人拖他出來。正要放下海去。恰好武安走來。便問道。你們干甚麼。韋格道。這是我們的自由。武安道。你們想落這舢板嗎。杜番道。是你有權利禁止我們嗎。武安道。有呀。因爲你們不顧大衆。杜番不等武安講完。便接口道。我們並非不顧大衆。我們上去以後。再用一個掉舢板回船載衆人。武安道。若回不來怎麼呢。碰石沈了怎麼呢。乙菩推開武安道。武安。你別管我們的閑事罷。武安兀自不肯退去一步。厲聲道。這舢板一定要給那年幼的孩子先用的……兩面正爭得開不了交。那時若沒

人調停。這武黨杜黨定要打起來了。却說這羣孩子裏頭單有俄敦年紀最長。兼且深沈有謀慮。衆人都佩服他的。恰好俄敦行來。見此情形心裏想道。武安是有理的。這時候浪還恁麼大。杜番等若落舢板。不但舢板沒了。就連人命也是險的。只是怕他不服。不便強勸。因開口問武安道。我們的船幾點鐘擱礁的呢。係六點嗎。武安道。不錯。俄敦道。這潮水幾時全退呢。武安道。大約十一點鐘。俄敦道。這正合式哩。我們趕緊收拾早飯喫過。好預備上岸。或者要覓水過去的地方呢。空著肚子沒氣力是不行的。俄敦這話果然說得有理。大家只得散開同喫飯去。這喫飯的時候。武安格外留神。監督著那小孩子不許他們喫多。因爲已經一日一夜沒得喫了。怕他們貪嘴過度。脹出病來。……那潮既已退得極慢。兼之潮越發退。船越發歪。莫科放下測海索來量水步。只見船旁海水還有八尺多深。莫科恐孩子們害怕。不敢聲張。悄悄的告訴武安。武安又密中和俄敦計議道。這却怎麼好。潮又被風頂住。不能全退。若等到明日。又怕到潮長時。船或傾覆。或撞碎。因此他們商量。惟有用一人拿著纜。亮到岸邊。網繫在石上。慢慢的將絞盤絞船靠岸。除了此法。更無可施。只是拿纜到岸的人。那箇肯做呢。不消說。一定。

是武安討奮勇了。武安既和俄敦商定。決意冒這一回險。於是先把那船上的浮水泡都取出來。挨次分給那最年小的。萬一有險。則他們小的可以浮身。這年長的便一隻手攙著那小的一隻手。拉住那纜。便可覺泳到岸。布置已定。恰好十點一刻。這一點鐘內。就是潮落最低的時候了。但船頭海水。尙有四五尺深。就使再過兩三刻鐘。亦不過減數寸。武安看定非行此策。一定無望。便脫了外衣。取出纜來。將一頭紮在自己胸間。那時杜、番、等四人。看著武安如此慷慨。代衆人冒險。心裏自然感動。便跟同俄敦共幫忙助武安整備繩纜各件。武安預備齊全。將聳身入海。他的兄弟佐克呱的一聲哭起來。叫道。阿哥呀。阿哥別要去。武安答道。好兄弟。不怕的。便咕咚一聲跳下去了。正在起勢。覺泳。可奈那北風和那退潮相逆相擊。兼之石礁凸凹。海水激盪其上。到處都是盤渦。武安覺了一會。氣力已是不支。手足不甚能自由了。少頃只見他的身子被吸向一箇大盤渦裏頭。只聞得叫了一聲。快幫忙呵！那好好的武安。便已絞將下去。不見人影兒了。正是。

男兒急難爲同胞。

天地無情磨好漢。

畢竟武安性命如何。等下次新民叢報印出。便知明白。

此兩回專表武安。就中所言「今日尙是我輩至危極險之時。大家同在一處。緩急或可相救。若彼此分離。是滅亡之道也。」我同胞當每日三復斯言。

讀此回者。無人不痛恨杜番。杜番亦只坐爭意見。顧私利耳。恨杜番者。宜自反。

有競爭。乃有進化。天下公例也。武杜兩黨抗立。借以爲各國政黨之影子。全書之生氣活潑。實在於是。

讀者勿徒痛恨杜番。且看其他日服從公議之處。便知文明國民尊重紀律之例。觀其後來進德勇猛之處。便知血性男子克已自治之功。

好容易盼到靠岸。以爲苦盡甘來矣。不知此時之險阻艱難。更倍於從前。行百里者半九十。任事者最宜知之。

叙了兩回。到底這船爲何事。欲往何處。緣何只有這幾箇孩子。讀者阿葫蘆已打得耐煩了。第三回便當說明。先洩漏一點消息。以慰看官之望。

文苑

詩界潮音集

廣詩中八賢歌

詩界革命誰歟。豪因明鉅子。天所驕驅。役教典庖丁。刀何況歐學皮與毛。諸賢蔣智由觀雲○君選於佛

學尤好慈恩宗因日號因明子東甌布衣識絕倫。梨洲以後一天民。我非狂生。生自云詩成獨泣。問麒麟。

平陽宋恕平子枚叔理文。涵九流五言直逼漢魏道。蹈海歸來。天地秋西狩。吾道其悠悠。餘杭章炳

麟太炎義甯公子壯且醇。每翻陳語逾清新。嚙墨嘔淚常苦辛。竟作神州補手人。義甯陳○三立伯嚴○

君昔贈余詩有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之句哲學初祖天演嚴。遠販歐鉛撓亞槩。合與莎米。謂莎士比亞及米兒頓皆歐洲近世大詩

也為鰈鵝奪我曹。席太不廉。侯官嚴復幾道放言玩世曾般庵。造物無計逃鑄鏡。曼歌花叢酒

正醇。說經何時詩道南。湘鄉曾廣鈞重伯○君昔為余書扇作齊詩圖跋語云任公好余所治齊詩以圖予之詩道南矣其狂率類此絕世少年丁令威。

選字穠俊文深微。佯狂海上胡不歸。故山猿鶴故飛飛。康叔雅君遂之節如其才。呼天

不甯歸去來。海枯石爛詩魂哀。吁嗟吾國其無雷。淮南吳保初彥復○君抗疏憂國君不守廷乘官歸且凍餓厚祿故人嘗招之不出山也

燕京庚子俚詞

平等閣

二

撐雲樓。送斜陽。天外孤鴻。枉斷腸。帝子不歸秋。又去萬鴉如葉。撲宮墻。辛丑秋末過長安門即景一首

一家禁苑無人到。十國爭馳劇可哀。徹耳軍歌聲不斷。兵車夜半出宮來。

醉歸無限意茫茫。幾處燈光出苑墻。依舊晚風澄碧水。玉橋明月白如霜。

霧袂雲鞋不染塵。簇鬟垂鬢鬪盈盈。鈿車寶馬爭馳掣。認是誰家紫禁城。

區聯照耀張金屋。衣傘翩跹映彩旗。處處壺漿低首拜。原來十國盡王師。

排外尙非歷史恥。勞師無乃國民羞。郎君熱淚清淚枉作無情江水流。

太平講舞尋常事。幾處風颭幾色旗。國自興亡誰管得。滿城爭說叫天兒。

叫天兒名優也

雜詩

同

甘爲游俠流。離子孺婦無顏。長者憂何不掃除。公義盡讓他富貴。到心頭。

每因意憤言愈憤。自覺心平氣未平。依舊片帆蒼莽去。風濤如此那堪行。

平生不作牢騷語。我讀斯言氣一王。不幸離羣墮塵海。聞聲觸色總堪傷。

京師殘破後外人之無理橫虐

及華人之甘心奴賤憤無可憤救無可救能不悲乎

年來最苦團圓節。懷友思親總愴神。一樣亞洲好明月。瀛車碾夢過西京。

辛丑中秋夜作
蓋性去秋此時

正過
西京

壬寅正月二日宴日本豐陽館

觀雲

海山風景織塵絕。入室清幽想見之。一斗小臣先醉矣。夢中天樂坐張時。當筵鐵撥動琵琶。觸念河山感慨多。別有迴腸絲竹外。獨尋水石看梅花。

弔吳孟班女學士

觀雲

年來歷歷英才盡。人虐天饕兩若何。女史傷心編往事。神州闕事已無多。謙吉里邊夕照黃。中虹橋畔柳絲長。女權撒手心猶熱。一樣銷魂是國殇。

壬寅正月二日自題小影

觀雲

濁濁誰能知總因。但憑願力入風塵。江湖形狀喪家犬。自作人間補憾人。

朝吟

觀雲

牆外踉聲鼠齧聲。朝來耳管不分明。虛空放我渾無著。萬物沕寥天地清。

讀史

觀雲

白骨填黃河。清流飲恨多。可憐唐社稷。一樣付流波。

盧騷

觀雲

世人皆欲殺。法國一盧騷。民約昌新義。君威掃舊驕。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感事二首

有情子

昨夜飛翻夢。鬼雄荆卿劍。氣壓長虹。却憐滄海。馳商鉅。豈有寒冰語。夏蟲失計。始知徒覓彈。損心誰悟。早存蓬。何時得飲。玄黃血。一洗塵埃。日再東。
住心暫宿。範形地。一悟無端。又墮空狗子。自然非佛性。蜂雄強半委。天工十年舊。友多成夢。一紙虛名。徧效忠。我欲尋春。多少語。豈知春去已難逢。



問 答

(一) 問、讀貴報第一號紹介新著一門原富條下。於英文之 *political Economy*。欲譯爲政術理財學。比之日本所譯經濟學。嚴氏所譯計學。雖似稍確稍賅。然用四字之名。未免太冗。稱述往往不便。如日本書中有所謂經濟界經濟社會經濟問題等文。以計字易之固不通。以政術理財字易之亦不通也。此學者在中國。雖無顯門。但其事爲人生所必需。隨文明而發達。吾中國開化數千年。古籍之中。豈竟無一名詞足以當此義者。貴撰述博通羣典。必有所見。乞悉心研搜。定一雅馴之名。以惠末學。幸甚幸甚。(東京愛讀生)

(一) 答、政術理財學之名。冗而不適。誠如尊諭。惟此名求之古籍。昭合無間者。實覺甚難。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班書因採之爲食貨志。食貨二字。頗賅此學之材料。然但有其客體。不有其主體。未能滿意。管子有輕重篇。篇云。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

不可成。一輕重凡十八篇。皆言所謂經濟學之理法者也。必求諸古名。則輕重二字最適。然其語不通用。驟出之亂人耳目。殆未可也。論語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太史公用之以作貨殖列傳。此二字亦頗近。但所謂 Political Economy 者。合公團之富與私人之富言之。而其注重實在公富。貨殖則偏於私富。不含政術之義。亦非盡當。史記有平準書。所言皆朝廷理財之事。索隱曰。一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斂。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故命曰平準也。一按漢代平準之制。本所以吸集天下財富於京師。其事非爲人羣全體之利益。本不足以當 political Economy 之義。雖然。單舉平準二字。尙不失爲均利宜民之意。且此二字出於史記。人人一望而解。而又不至與他種名詞相混。然則逕譯之爲平準學。似尙不繆。由是

日本所謂經濟家。則名爲平準家。經濟學者。則名爲平準學者。經濟界則名爲平準界。經濟社會爲平準社會。經濟問題爲平準問題。施諸各種附屬名詞。似尙無窒礙。聊臚此諸義以酬明問。並以質當世之深通此學者。並望通儒碩學。更駁詰之。而垂教焉。

(二)問、實報學說與學術。其界限似不甚分明。敢問其分類之命意所在。(同上)

(二)答、就論理之原則言之。則學說可包於學術之中。以之分類並列。頗不合論法。但本報之意。惟以紹介各種新學開通我國民智爲主。非欲藏諸名山以傳不朽也。故因便宜以分類。其不合論法者正多。非特此兩門耳。至所以分此兩者之故。學說則專取中外大儒一家之言。有左右世界之力者。擷其要領。學術則泛論諸種學問。或總論。或分論。或有形學。或無形學。以使人知學界之大勢及其概略。故不得不另爲一門也。

(三)問、日本書中金融二字。其意云何。中國當以何譯之。(同上)

(四)問、中國近日多倡民權之論。其說大率宗法儒盧梭。然日本人譯盧梭之說。多名爲天賦人權說。民權與人權。有以異乎。此兩名詞果孰當。(同上)

(以上兩條下次答覆)

(以上兩圖文字略)

夫細人於此。必謂其人之。...

(四) 中國與日本。...

(三) 日本與中國。...

西也。

。此分。...

。中。...

。...

。...

。...

。...



(同上)

(同上)

中國近事

◎新約全錄 前號所載俄公使近提出滿洲新約交與兩全權。茲得其全稿并兩全權駁議。爲錄如下。案此約稿即第四次者也。○第一條。大俄國與大清國捐棄前嫌。特立一永久之新約。所有東三省俄兵佔據之地。一律歸還清國。該地方所有自主權利。俟歸還後。仍聽清國自治。惟與俄人有妨者。俄政府仍須過問。責令清國改定。以全交誼。○第二條。大俄國駐紮滿洲各軍。與清國代平內亂起見。現在東三省及中俄交界地面。既經大清國允准。不再有去年之禍亂。大俄國自應允將該處所駐之兵陸續撤退。一千九百零一年所有駐紮遼河一帶及盛京西南各處之兵。先行撤退其半。一千九百零二年。奉天盛京各處之兵。全行撤退。一千九百零三年。俟中國北方無事。能自守護。再行撤去吉黑兩省之兵。○第三條。大清國在東三省留守兵額。不得于原額外無故增添。所有需增兵數。該省將軍須與俄督酌定。不得私自增改。有乖睦誼。附「東三省自治之權。仍由中國官吏管轄。惟須力任保護俄人。及不准華兵與俄兵齟齬等

事。○第四條。大俄國允將山海關至營口一帶鐵路交還清國自行管理。惟清國須按照所辦該鐵路章程辦理。不得添築支路及展長原定之線路。不得已增設綫路。須與俄政府商定再辦。一去年至今所有保護修理鐵路之費。應由中國償還。一此次鐵路。中國須自爲保護。不准他國兵隊駐屯。一不准築橋過遼河。一管理之法。照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英俄所立和約辦理。○兩全權駁議如下 第二條退兵限期。駁云。去歲拆毀鐵路。本爲亂民所爲。既言歸于好。自當歸敵國保護。豈貴國驟不退兵。別有深意乎。 第三條額外練兵事。駁云。練兵爲自強計。非專爲開邊衅也。豈可預定以額。貴國無日不練兵。何獨使敵國缺兵。不敷調遣。安能保護。 第四條山海關鐵路不准建築支路及展長綫路。駁云。西比利亞鐵路。貴國自主之。山海關鐵路。敵國自主之。不得混而爲一。○又議及商約。商約指東三省路礦言。原議只許華俄銀行承辦。他國不得干預。兩全權亦駁之。駁云。東三省既交還中國。凡中國人皆可辦。中國商人亦可辦。中國國家更可辦。何必定出自華俄銀行。即以銀行名華俄論。是華俄皆有自主之權。俄人不得獨擅其權也。總之李公已死。今日談公約。不知有密約。密約必與

人口實。我先無以自立。公約可告天子。可告友邦。如貴國不願歸我土地。亦不妨明目張膽言之。無庸費唇舌也。于是俄使曰且電致本國政府。俟回電時再定云云。

◎俄人讓步 俄使與兩全權會議之後。即請訓于其政府。旋聞已有覆電。甘爲退讓。凡滿洲兵制兵數。俄人皆不得干預。營榆鐵道管轄之權。亦讓還中國。又滿洲撤兵之期。言明定約三箇月即撤盛京之兵。吉林遲三個月。黑龍再遲三個月。大約和議定後。不過一年。主權可全收復矣。

◎太后懼外 太后心中終懼外人。夜間偶聞砲聲。便問云。莫是交民巷係各公使館所在地麼。

而其于近支王公交接外人者。則固聞而惡之也。

◎紀大學堂 北京大學堂章程。以前均係某公所擬。茲聞督辦張百熙將前章大爲更張。額數廣開至五百餘名。並擬俟二月後即行開考。華文總教習。已聘定吳太史汝綸。吳初辭之再三。後有旨賞給三品銜爲大學堂總教習。吳乃肯就。

◎紀政務處 政務處人員。近稍有更動。且聞定議自諸大臣外。設提調二員。爲陳邦瑞郭會炳。幫提調一員。爲陳璧。總辦四員。爲于式枚。徐世昌。孫寶琦。鐵良。幫辦二員。爲

汪貽書嚴修。

◎條陳練兵 直督袁世凱會條陳練兵事宜。大要如下。(一)改兵制。擬用通國皆兵之法。設預備後備民兵等兵額。(二)各省設練兵。各府設團練。(三)北京武昌兩處。設陸軍大學堂。聘德國日本將弁為教習。(四)北京設軍事督辦處。專管全國練兵事宜。奏上奉旨交政務處妥議。

◎電詞嚴峻 劉坤一有電致全權大臣。詞甚嚴峻。頗類教訓口氣。其意皆言不得利權外溢。致虧損過多。將來無以對天下後世。

◎紀自強軍 自強軍聞擬改名。并變通舊制。改歸袁慰帥節制。以一事權。

◎會辦商約 盛宣懷前因病勢甚重。經手商稅事宜。責任重大。恐誤要公。電奏懇請開去商務大臣。並請另簡大員前來接充。故朝廷有特派呂海寰會同辦理商約之諭。

◎查辦要件 兵部尙書裕德。前往蒙古查辦事件。茲悉此案情節重大。蓋緣蒙古某王初以服毒身死申報。繼聞其為僕人謀害。故特派大員研訊。所帶隨員。本衙門二人。

刑部一人。理藩院一人。

◎姜軍紀律 姜軍自去歲入京以來。捕務嚴明。盜賊爲之斂跡。近因差役浩繁。擬欲出都駐紮。誠恐地面不靖。故已檄調他處所駐之隊前來填紮。一面入奏朝廷。

◎德官抗議 在津各國洋商。已向駐津各國統兵官商請。請照和約辦理。此時似應撤兵。各兵官均允照辦。惟德兵官獨行抗議。

◎交路有日 京中官場消息。稱直督袁世凱來文。言月內英國可將京津榆鐵路交還中國。京榆鐵路即派會辦胡燏棻接收。至蘆正鐵路由法人保護者。亦一律交還中國自行管理。聞係派孫鍾祥管理局務。

◎索礦彙誌 俄商六人。近已集股擬在黑龍江某處開採金礦。已經俄使請諸中以。現各該商等專候華政府批准。並聞另有俄人甚多。均欲謀在該處開礦。又意大利欲承辦浙江全省礦務。經有人爲之說合。政府業已允准。惟章程尙未商定。又聞德使近逼請外部。將山東礦利數處。全任德人獨辦。每年所得。以十分之七納交中國政府。

◎粵漢鐵路 近聞粵漢鐵路。即將開辦。且美公司並未將該路全股售與比商。一切

仍歸美公司主政。其資本現已集成。存交銀行公司中之總辦。當于西正月由美起程前來。籌備一切。以便即行興工。該路計長七百五十英里。若併各枝路合計。則當有九百英里。按照中國與該公司所訂之合同。內載中國政府當立券據四千二百五十萬元。交美華鐵路公司收執。其券係作金元折算。每年行息以五十年為期。至該路所需各項之材料。應向美國購辦云。

◎商埠將開 聞安徽之安慶。湖南之長沙常德。不日當開作通商口岸。

◎滇粵不靖 雲南廣西兩省。現有裁兵及徒犯等。共計一萬餘人。連合起事。勢甚猖獗。

○美軍駐紮 美軍自去歲入京以來。駐紮各處。其駐紮之軍隊。均係由美軍部派來。其駐紮之地點。均在重要之交通要道。其駐紮之軍隊。均係由美軍部派來。其駐紮之地點。均在重要之交通要道。



海外彙報

二月大事記 西歷一千九百二年

▲一日倫敦電。聖彼得堡有一新聞名俄羅斯者。因觸政府之忌諱。致被禁止編輯。人追放于國外。屬稿者被流于西伯利亞。

同日電。英國支哥麼刺將軍。被敵兵夜襲。激戰之後。杜兵卒被損害而退。

▲二日路透電。英國陸軍衙門出示諭招民兵九大隊。

同日電。英國下議院已允籌備新增兵費。

▲三日路透電。杜將德城脫部下親兵。在威路耶地方。襲擊英國之輕騎隊。但俱為大砲所擊退。

同日電。新西蘭殖民地首相瑟敦氏。在阿黑耶地方。親送出該地新籌兵隊往南非洲助戰。并云如不敷用。願再送第二十隊前往。

同日電。傳聞英政府將不允受荷蘭代杜國議和之請。此事人多信之者。

同日電。據荷京海牙府傳訊。荷國將再代杜國傳遞重訂和議各款。故所商各節。尙須展緩日期。

▲四日路透電。英巴洛發爵員在下議院宣言。彼想明日可將荷蘭來書在該院宣讀。同日電。曼士達伯爵在南非洲偶遭不測。死于非命。

同日電。有一新西蘭土人已編成隊。願爲英政府効力。作衛城兵。或作別用。倘有要用。另有五千人亦可委辦。

同日巴黎電。法大統領羅耶氏及外務大臣參路加些氏。擬以六月中旬出遊俄國。同日電。荷蘭政府尙未接英國之覆文。荷蘭內閣已與駐本國各使臣會商多次。

▲五日路透電。外務大臣藍斯敦世爵回覆荷國政府云。英政府深嘉荷政府之舉。但莫不能受各外國干預南非洲戰事。且云此種事件。宜在南非洲商議。不宜在歐洲。更須杜國首領親與基將軍統帥面議。

同日電。英皇允受屬地之兵六隊遣往南非洲助戰。

同日電。英各報紙咸以藍斯敦世爵答覆荷國之詞爲然。

▲六日路透電。據基將軍呈報。百陰參將攻杜將威些路士于倭刺斯近地。奪回法門參將所失大砲兩尊。并杜將底威持之快砲一尊。敵兵被殺者七人。受傷者廿七人。同日電。英首相沙侯在青年律例會宣言。現在吾英尙有許多緊要事情。過於南非洲之戰事。其最要者保管轄阿爾蘭所有之權。若英稍有疏忽。則受害匪淺矣。

▲七日路透電。英黎達游擊殺杜將德拉利所部營下兵士七名。生擒一百三十一人。杜將亞拉勃亦在內。

同日電。英巴洛爵員在下議院宣言。前荷蘭代杜國講和公文。已抄錄一分。于本月一日寄往南非洲總帥密兒那將軍。且命其電達基將軍。與杜人在戰場者商議。

▲九日路透電。杜將麥利斯已于前月三十一日就擒。

同日電。在聖希利那被押之杜將雷恩君。已願率領一隊在英軍効力。

▲十日路透電。杜將底威持于本月六日爲英軍馬隊所圍。當時彼即遣散手下兵士各自逃生。自己却驅一群牛馬撞破英軍營柵。隨即雜于牛馬內逃出軍圍。杜軍兵士死傷被擒者計共二百八十三人。馬匹獲有七百匹。內有死者若干。英兵死傷無

多。

▲十二日倫敦電。英日兩國聯盟經已畫押約中大要係合力保全中國朝鮮遇有戰爭等事須兩國互相協力幫助。

同日電。英日兩國所訂聯盟之約。期限五年。未滿期之前。無論彼此欲將該約作廢。必先一年知照而後可。

同日電。英日兩國所訂之盟。均志在保全遠東之和局。並欲扶掖中韓兩國。俾勿失主權。各國所佔利益。務期一體。勿得稍涉偏倚。約內列有六款。內載英日兩國倘被他國嚇以已甚之舉。彼此必會同妥籌善策。以保兩國之權利。至與他國開戰。敵有數國或不獨一國。彼此必互相援助。若敵僅一國。則必嚴守局外。不在前約之列也。同日電。英日兩國既經聯盟。彼此不再與他國聯約。庶免有礙前盟。嗣後兩國凡遇危機。兩政府必互相發電。妥商辦法。

▲十三日倫敦電。歐洲各報議論英日兩國聯盟實因防俄起見。使東亞得享昇平之福。且亦大有裨于美。想美國聞之。必樂然也。

▲十四日路透電。英外務大臣在下議院宣言。此次英日兩國所訂之盟約。不徒担保中國各省土地。即滿洲亦在其列。其中條約。未經刊佈之先。業已一一電告美政府。至英德盟約。仍然遵守如前。

同日電。聞俄國得悉英日兩國聯盟之信。坦然無介。且言甚善其事。緣欲扶植中韓兩國。勿使損失主權。正爲俄人平日之政策也云。

▲十六日路透電。英國估計本年水師費用。約需英金三千一百二十五萬五千磅。陸軍共有四十二萬人。估計約需六千一百三十萬磅。

同日電。英馬步隊一百二十餘騎。在某河附近巡防。忽被杜軍圍擊。因衆寡之勢懸殊。致失兵士十二人。受傷四十八人。

同日倫敦電。英海部現擬建造新式兵艦四艘。速率務極其快。又另製沈行水中之魚雷艇四艘。

▲十七日路透電。奧國脫力愛斯地方。忽有工人罷工滋事。茲已派兵前往查辦。

同日電。所云英馬步隊在某河左近遇敵一節。該軍隊因初到南非洲。不諳杜人之

詭謀。致有是敗。至所失人數。內有都司一員亦在其列。

同日電。丁抹國所屬之西印度島。售與美國。茲已議定。彼此業已簽押蓋印矣。

▲十九日路透電。十六日英統領意陸所統之軍兩隊。與杜將底威持所部之兵。接戰于烏里諸西北三十英里某處地方。是役杜兵被獲者共有十人。

同日電。西班牙官軍。近日在巴西羅尼亞城外與同盟罷業者疊次接仗。該處居民均被攻擊。寺院一所並遭焚燬。官軍馬隊當衝突之際。各窓門處大發鎗火。以至受傷甚衆。

▲二十日路透電。德議政院近已核減在華德軍兵費五百萬馬克。緣天津德軍行將遣撤。至所請一百萬馬克以作遠東水師經費。業已議駁不准矣。

▲廿一日路透電。西班牙國巴西羅尼亞亂黨滋事。當十八十九兩日。官軍與匪接戰。死傷者共二百四十餘人。

同日電。西班牙亂黨。現已蔓延至西武利哥薩及中央各屬。

同日電。昨羅馬城慶賀教王授任五十年之期。時百姓聚集至七萬餘人之多。

同日電。英海部某大臣在下議院出預估本年水師軍費時。對衆宣言曰。本年政府當建造兵艦八十七艘。內有十六艘年內諒可完工。以備附列入軍云。

▲廿二日路透電。英副將伯克帶同哨兵三百人出敵不備。突入杜營。擒獲杜兵百六十四名。

同日伯林電。意大利近日甚爲擾亂。內閣辦事各大臣已一律辭退。

▲廿四日路透電。杜將底威持偕其部下各軍。現在阿速河屬某處地方駐紮。

同日電。德親王亨利已到美國華盛頓。業已進謁總統羅斯維矣。

▲廿五日路透電。美國上議院現已將菲律賓稅則章程一律議定。

同日電。英屬加拿大辦理禁止支那人及日本人前往委員。現擬請政府將支那人口身稅由一百元加至五百元。至禁止日本人之條議。現尙未定。

同日伯林電。美總統羅斯維氏在華盛頓迎迓德國亨利親王。並言德國以前所行政策予深欽佩。現在政策亦頗美善。日後必成大業。尤望兩國邦交日益親密。亨利親王答以深望彼此和睦。歷久不渝。俾期互得利益云。

同日電。今日紐約地方舉行德皇御舟下水之禮。並將美總統女公子之名名其舟。此爲亨利親王赴美最要之事。

▲廿六日路透電。俄京聖彼得堡及別處大學堂學生近日復有不靖之事勢甚洶洶。該學生等之所以驟舉動者大半爲政治上起見也。

同日電。德國議院會議關稅董事。因各議員阻撓新定稅則。故于是日在議院中議將穀稅加增。其餘各稅則亦酌量刪改。並聞各輔政黨均允照政府所定章程辦理。

▲廿七日路透電。南非洲克刺克斯陶巴地方附近某處之英軍護衛營。爲杜兵攻擊。英軍力戰良久。仍爲杜兵將營佔據。是役死傷之數及詳細情形均尙未知。

▲廿八日路透電。英相沙侯已命英人立一自由黨。已則爲其正領袖。該黨須與原有之自由黨彼此聯絡。同心辦理各事。又該黨雖未與現有之自由黨分離。惟應恪守沙侯在中央英國斯忒斐地方宣明之宗旨。

同日電。加拿大辦理禁止華人入口委員現擬除將前此寓居華人增收丁捐外。又禁止華工以後不准前來。並須與華政府訂立一約云。